

宣祖昭敬大王實錄

卷之二
百九十一
一一一

0194385
no. 10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194383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6. 8. 25

巳乙

九月朔壬申○上在貞陵洞 行宮○王世子問 安○兼四道

都元帥韓浚謙 啓曰臣祗承 嚴命巡歷邊上凡係水陸弊

合有釐正者撮其大要並將守令邊將察職能否條列于後以

備裁處 啓下備邊司○癸酉○德宗國忌○朝 王世子問

安○甲戌○王世子問 安○諫院來 啓曰平康縣監金孝

男赴任之後病不坐衙民未見面吏緣為奸凡干公務不成形

樣當此收糶之時不可一日曠官請 命罷職青陽縣監南振

輝到任之後不以官事為意專事肥己徵歛無藝闔境怨咨如

此之人不可一日在官請 命罷職奉常寺正李埴為人凡庸不

合階梯之職請 命遞差 荅曰允○乙亥○朝 王世子

問 安○丙子○王世子問 安○左承旨柳寅吉以戶

曹言 啓曰今年禾穀極其茂盛節及酉戌卒然遇災尤甚之

慶固多慘酷而近因往來之人細探實狀則如平安全羅兩道

全不被災比上年太稔云如此之地全不給災多從下之中以

上為當如江原道尤甚慶麟蹄洪川接境之地麟蹄則蕩然洪川

自如云雖以一境之內被災輕重甚為不當如忠清黃海道則被災慶本少而亦多稍稔之邑但不及平安全羅兩道而已京畿則被災亞於江原而輕重不等亦如右所論今若泛然以被災緊論而坊坊曲曲山澗幽深處不為遍審則必不免為奸吏奸民所瞞而稅入減少經費竭乏誠非細慮以此意各別 下諭于各

道 敬差官處使之十分致意一一審覈以絕虛冒之弊何如傳曰允○丁丑○朝 王世子問 安○戊寅○朝 王世子

問 安○己卯○世祖國忌○朝 王世子問 安○庚辰○

王世子問 安○憲府 啓曰行大司憲朴承宗執義李德洞

掌令李德溫持平柳穡以前日監試初試二所試官敢以 上

國之事出為賦題以試多士臣等以其出於無情只請推考今

聞物議皆以為輕歇不可在職並引嫌而退論議之數自有先

後初請推考雖似輕歇而物議激發則更為論列亦未晚也不可

以此輕違言官請行大司憲朴承宗執義李德洞掌令李德溫

持平柳穡請並 命出仕 答曰依啓○右副承旨鄭穀啓

曰禮賓寺官負來言高委官差人葉朴等二人唐僧一名昨昏
入來云今日適節日下程矣 傳曰知以備忘 傳于右

副承旨鄭穀曰鴨綠非葱嶺漢陽非祇園東國豈是印度方袍
髻首者忽承慈航惠然來斯何為其然耶渠能識得本來面目
斷六根迢塵緣妙覺等覺定在何日太監過矣且此僧來從何
處以何事來乎詳問以啓○行都承旨洪湜以院意 啓曰

王言一下四方觀瞻而伏見今日 下政院之 教 聖意所在

雖出於深排痛斥其間一二 下語殊非經傳之論似為未安
臣等職忝近密不敢不達惶恐敢 啓 傳曰此是佛氏之語

古人亦用其語今予惡其僧人之來到用其語以笑之○以

備忘 傳于右副承旨鄭穀曰義州乃接連上國西方門戶之

地為府尹者必嚴謹守法兼且廉以持身然後庶幾不負厥職
近來為是任者率多尸居不職唐人渡江自如而任其行走豈
敢措一辭開諭以遏其上京之害姦民買賣不忌而縱其冒禁
不能舉國法摘發以正其狡盪之罪當初拜辭之日以守法丁

寧教戒意蓋有在赴任之後行聞痛革宿弊而尚有前習今見
唐人之揭帖則譯官等潛賈獺皮五百餘張轉賣於廣寧等處
為都御史所知遂遣人移咨徵索獺皮二千張於京城民不
能支其譯官潛賈之獺皮豈是從天而降只由此義州一條路
而通焉則為守土之官不能嚴禁致令如此是誰之咎耶至於
山僧渡江妖氛駭人直至京城聞者皆驚既不能開諭止之又
不即馳 咨其由駭愕莫甚義州府尹推考○辛巳○王世子問
安○憲府 啟曰即今 國家多事財力殫竭京外設科糜費
極冗而但科舉事體至重如有一毫未安則不可顧小弊而仍
存况場屋書題呀以試取多士出榜之後無不播在一國耳目
而小邦之於 上國分義至嚴豈可妄有所擬議乎頃日監試初
試二呀敢以 皇朝之事出為賦題物情莫不駭異勢難苟存其
榜今監試初 試請 命罷榜臣等見孟委官揭帖有曰貴國
兩次 進貢人到廣寧賣皮五百餘張云凡 進貢之行係干旅
庭方物隨身盤纏外一行下輩私賈物貨潛相交易之濫呀當

嚴明檢飭一切禁斷而令聞本年 千秋 聖節兩造 進貢

之行紛紜賣皮至發於委官之揭以致今日難支之弊其不能
糾檢及恣行汎濫之罪不可不懲請書狀官罷職上通事及堂
上譯官回還後拿鞫定罪使臣亦不無不檢之失並 命推考

廉謹律身任怨國事之人蓋寡而揀擢從班授之重地者或不
能仰體 聖意盡心其職識者之憤惋久矣義州 國之西門

境接 上國事幾日殷居是任豈不重且大哉府尹李致元自
到官之後治職益民無赫赫聲而性且弛緩禁姦不嚴濫馱之
潛賈藪如充耳山僧之渡江視為常事至於無賴族人往來其
邑亦不能戒戢不可一日在官請 命罷職其代急速差遣判官

李心一庸劣無才到官未幾人皆嗤笑不合本職請 命適差十
分擇送 答曰凡罷榜事徐當發落仍 傳曰議大臣○同副

承旨李善復以戶曹言 啓曰忠清監司書狀云云忠州延豐

固當優復而貢賦似不當輕減令本道雜役一切除減以隣邑
並定合力事行移何如 啓依允○義禁府 啓曰去八月二

十一日承 傳曰今茲風水之災振古所無山石皆崩大木斯
拔廬舍漂流人物殍死禾穀盡傷西成無望飢饉將臻大命近
止不知緣何而可救斯民也求言給復減租等事靡不舉行至
於犴獄亦不無冤枉別為審理事捧承 傳矣就本府時繫罪
人更加商覈則李鳳在任兵船二隻無置處事干六人刑訊三
次發明其船已授士兵用於監司買穀魚箭云似非偷竊入
已之比已受刑一百二十八次恐涉冤濶尹遵協以公家培養
之竹斫賣商賈受米百石終為私用則誠為可愕而以監司李
時發查覈狀 啓考之則受米百石之說只播於人口且與官
倉之物偷竊者有間而已受刑八十八次恐涉冤濶李大春為
方山萬戶時入防軍卒屢受例捧木四疋又托以軍器不精准
防後收木一丁不可不隨現治罪而亂離之後各鎮堡入番軍
士與平時有異一番分防雖巨鎮未滿十數且軍士等所持之
軍裝不精則點考收贖用之於軍物修治江邊規例也監司所
聞非但出於風聞軍卒歸咎主將之訴似難盡信而已受刑七十

二次恐涉冤悶李領春不有主將之令退宿他處軍士九名至於關點則其罪大矣但統制使犒軍酒米旣已逢授故所經之路暫為下陸已幹其事而犒軍之時不可無下人故使喚人若干名亦為率去而適於軍官搞奸時以闕到被捉則此不過水使捉致轅門隨便決罰之罪也而已受刑六十五次似為冤悶白受徠為殘堡權管使其奴子交嫁本鎮女人又烟臺軍處受牛二隻則不可不治罪而其奴論文交嫁本堡女人來接於寧邊城內則是受徠之叛奴也當初知情不可諱知且牛首二隻用於造船云受刑一百七次似為冤悶洪雲海前為金浦縣令時司僕寺分養馬生自占之計以故失成陳省瞞報本司捧價民間買兒馬帖而納之其情極為駭矣但收米之事分懸下人曾已分疏於備邊渠之所供納馬在先被論在後似有可疑而其間真詐當推問朴澗而朴澗已死無憑可考臣等不敢擅議長興移營獄事皆出宋應琦之供招而渠之招前後反覆前則有若不食一錢者然後則以自占八十餘兩納招其說荒詐莫

道所從其間連累文勵蔡衡姜籀任弼臣等或不無冤枉而臣等不敢輕議伏惟 上裁 傳曰見此罪人無非贓罪不貳表

世之君臣率多柔懦犯法不誅此所以姦究得志也數十年來以贓罪繫獄者前後相繼而未見禁府之斯得一人以正厥罪犯贓被鞫者豈是冰清玉潔之徒而蟬蛻於縲絏之中其故何哉蓋有之矣于未之見也近來禁府頗有嚴鞫不嚴之譏至使罪人手草供招自為郎廳之任諸官左右環視莫敢措一辭於其間語意之不通文字之顛錯君上亦不能解見若然則使一吏胥兀坐廳上謄書罪人之構草何患其不能也安用許多人負事之駭愕莫甚於此而近臣不以為恠言者莫以為非世道足歎禁府 王獄也慢弛不嚴尚且如此他何足說哉向者以前例為辭我國之有司凡遇慶事不問事之是非不辨事之曲直惟以前例為取辦塞責之地前例而是者因可遵依非者亦可以遵依乎使其前例幸而出於周公之制作則固可以遵依不韋而或出於循私闡茸之手則亦可以遵依乎如此則任職

居官者使一奴隸負一謄錄前導而行天下無難事矣心不必
治學不必傳簡易精切其惟前例乎此罪人等姑俟傳旨鞫問
按律又莫以罪人自為構草以為前例也○壬午○朝 王世
子問 安○判義禁府事平川府院君申礪知義禁府事議政
府左叅贊鄭昌衍同知義禁府事漢城府左尹南瑾 啓曰臣
等曾蒙審理冤獄之 命欲仰體 聖意求生道於死囚之中
而時繫獄中者皆係賊污捨此無可議者茲敢略叙情罪曲折
恭 稟 齊裁伏承昨日 下教臣等奉職無狀推鞫不嚴而又
從而謬循前例之罪至此而無所逃矣不勝惶恐伏地待 罪
傳曰勿待罪○右副承旨鄭穀以禮曹言 啓曰司憲所 啓
初試請 命罷榜議于大臣則完平府院君李元翼鰲城府院
君李恒福以為科舉至重不宜續罷榜伏惟 上裁領議政
柳永慶以為罷榜重難但臺官所論如此仍存亦難惟在 上
裁右議政沈喜壽以為罷榜一事末世弊習之最甚者也自平
時監試罷榜頗頗有之而既罷了一度則其後再設雖有不公

不正之釁倍徙於前場而不得再罷蓋以不可每每罷榜蹶過
式年以滋騷擾無窮之弊也近來 國綱解狃人不畏法試院

循情舉子作挈之患前後相繼而今番試場未聞有大段痕咎
之可指亦云末世之幸不意京試有此出題誣誤之事誠為未
安風憲之論所由起也但試官罷職足懲其失並與原榜而罷
之恐為重難况艱虞多事莫此時若明春再設亦安知不有可
罷之端反甚於此者乎伏惟 上裁 傳曰只治試官以戒後

日而已若至於並為罷榜則過矣予見如此况於前日毋得
罷榜事似有承傳 蓋以罷榜重故也大臣之議亦然依議勿

為罷榜且此意言于憲府○癸未○朝 王世子問 安○同

副承旨李善復以戶曹言 啓曰京畿監司書狀云云水邊各

官楊根等邑水災慘酷揚州等邑風災尤甚上項揚州等六官

收米特為減半以示 朝廷軫恤之意行移何如 啓依允○

同副承旨李善復以戶曹言 啓曰黃海監司書狀云云本道距

淮陽道里甚遠一石運價多至八九石其弊不貲依狀 啓附

近官米穀四百石輸入鐵原自鐵原至淮陽令江原道替輸為當依前有 旨以倉穀輸送平山之米若或不足則附近他

邑分定充數亦為無妨本道及江原監司處行移何如 啓依

允○甲申○朝 王子問 安○諫院 啓曰頃日金宗得

元情時袖草口呼而禁府之官非但不為檢飭使王獄體面日

就頹弛至於 下問之後妄引前例以為自免之地其無為甚

矣請堂上色郎廳并 命罷職三嘉縣監柳挺立為人汎濫專

以剝割為事闔境怨苦聞者莫不痛憤請 命罷職 答曰允

禁府堂上推考○憲府 啓曰頃日金宗得取招之時以其宿

構供草手披口讀大違 王獄至嚴之體面而為堂上者漫不可

否於其間不職之失莫此為甚及其 下問妄引無稽之謬例

敢為文過之計凡在聞見莫不駭愕請 命罷職 答曰堂上

適○大司諫成以文獻納權慶佑正言李克信閔德男 啓曰

王獄事體至嚴而近來禁府之官不能檢飭至使罪人自尊元

情臨時口呼紀綱之類莫此為甚臣等職在言地未能隨事糾

勅呀失著矣請 命適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同副承旨李

善復以備邊司言 啓曰咸鏡監司書狀云云判下向前明川

山城以狀 啓呀陳見之形勢甚好呀當汲汲修築以為必守之

地依狀 啓先移古站倉於城中以捧秋穀募入人民雜役一切

完除開墾閑田以資生活則人必有樂趨者開春即時修繕縣

監梁應深職秩似卑無表著之稱武臣將領幹才者差為府使

委以山城之事則可見成效本道附近平安江原兩道平安道

則道內方有修築之役決難移送於他道江原道則酷被風水

之灾兩道貢物中尚衣院所納供上外盡為蠲減以助民力鍾

城山城徐觀事勢更為議處事兵使處行移何如 啓依允○

○乙酉○朝 王世子問 安○備忘記 傳于都承旨洪湜曰義

州極難赴京使臣往來之地欲得善治民或不畏強禦之人豈

其予意其在政院之人亦可合但予一視之人難以捨彼而取

此更為議薦或用前望言于備邊司○右承旨柳夢寅以禮曹

言 啓曰自 上王候違豫三年調攝之餘賴天地 祖宗眷

伍冥冥之中乃見 平復誠 國家無疆之休而臣民莫大之

慶也無有遠邇畢陳 賀儀至於在位者各加有罪者咸宥

聖上逮下之恩固已普作矣 國有大慶則別舉取人非但有

先王朝故事且聞 中廟朝癸巳年間 上體平復之後亦有取

人之規云此規則正類 今日令春秋館考出其時 實錄

稟裁舉行為當羣議如此仰 稟 傳曰國有喜慶并及取士未

詳其是非惟於前古中國皆無聞必是 祖宗盛時出於一時

之偶然今不敢援以為例○丙戌○朝 王世子問 安○弘

文館劄子伏以大司憲朴承宗以罪人元情之際禁府謬循前

例臣職忝風憲不即糾劾已失臺官之體而適自數日來重患

寒疾不得同僚會坐禁府堂上色郎廳不可不論之意簡通於

城上所而以臣病伏之故不即論 啓臣之所失比他人尤大

勢難仍冒掌令李德温以本月十二日大司憲朴承宗通于臣

曰金吾堂上郎廳不可不論須往執義家議出 啓草通于諸

僚後入 啓云執義李德洞適到臣家臣以承宗簡通之意言

宣宗三寶錄卷之二

之則答以明日齊坐論 啓可也云故其日不為論 啓不即

論 啓之失實在於臣不可在職執義李德河以尼論 啓之

際必於長官處構草故長官亦呈告在外則縱有疾病公故城

上呀亦親往而完芝簡通於同僚若會坐之日則長官雖不來

於席上相議裁草乃呀以重其事而尊體貌也本月十二日臣

適見掌令李德溫則以大司憲朴承宗之意言於臣臣以無故

代行長官之事未安於心答以明日齊坐為之今見承宗德溫

避嫌之辭責實在臣不可覲然在職掌令李忠養持平尹讓以

伏見大司憲朴承宗等避嫌之辭禁府有謬循前例之罪而不

即論 啓臣等與有失焉不可晏然處置同僚大司諫成以文

正言李克信閔德男以伏見憲府避嫌之辭禁府之官不即論

啓之失臣等亦不得免焉決難處置獻納權慶佑以禁府之官

不即論 啓之失臣亦有之昨日重得腎腹痛不得與同僚一

時 詰 闕呀失尤大持平柳穡以臣目覩禁府之失未即論劾

曠職之罪大矣且臣受由在外不能與同僚一時辭避呀失尤

大不可處置他人并引嫌而退不可不論之意已為簡通因其
簡通之辭議其事體欲待齊坐則皆無可避之嫌而言官論事
雖有遲速及其發論之後則別無所妨况疾病之來人所未
受由在外勢難借避不可以此輕違言官請大司憲朴承宗以
下大司諫成以文以下并命出仕取進止 答曰依啓○丁
亥○朝 王世子問 安○以備忘記 傳于左副承旨鄭穀曰頃
日外方堂上武臣等上來事有旨未審已盡上來否且朴名賢以
功臣與國休戚下書一紙微之所當即日就途而托身病徘徊
淹留至為非矣病之虛實雖不能知而恐他人之效則也所徵
武臣須於合冰前悉聚京師隨才授任又必付高品軍職俾無
旅食京華之苦言于兵曹○同副承旨李善復以禮曹言 啓
曰自 上王候遑豫三年調攝之餘賴天地 祖宗眷佑冥冥
之中又見 平復誠國家無疆之休而臣民莫大之慶也無有
遠邇畢陳 賀儀至於在任者各加有罪者咸宥 聖上逮下
之恩固已普給矣 國有大慶則別舉取人非但有 先王

朝故事且聞 中廟朝癸巳年間 上體平復之後亦有取人之規云此規則正類今日今春秋館考出其時 實錄稟裁舉行為當羣議如此敢此仰 稟 傳曰國有喜慶并及取士未詳其是非惟於前古 中國皆無聞必是 祖宗盛時出於一時之偶然今不敢援以為例事 傳教矣 國有喜慶并及取士前古之規固未之詳而 中國則雖無別舉之規或有因事取人之舉則必於大比中增廣額數以此見之亦不可謂無因慶取人之舉况我 國家凡有慶事渙需洪息覃及遐邇則并為別舉取人者實出於推 息同慶之意也 祖宗朝因慶取人固不可一二殫記而試以耳目所及者言之 中廟朝癸巳年上體平復之後特設別舉而取人 明廟朝己未年 上體平復 受賀未幾又有 庭試取人之事此亦因 賀而有是舉也今者 聖侯違豫三年而乃 瘳一國喜慶孰有大於此者乎 宗社臣民之慶既如是 祖宗朝已行之故事又如彼今若謂之一時之偶然而獨不舉行則非但羣情缺然事體亦恐

未安大臣之意如此不敢不申 稟 傳曰三年而一舉取士

之規也中國則未聞有別舉其養之也深故發之也厚惟我國
家則因事續續無歲而不舉操觚鉉槩之徒只長其浮躁僥倖
之習予常以為不可國有喜事每開科舉因慶而別舉恐未盡
合於事宜也雖有前例不必援而為例昨日啟辭時因 祖宗

朝為言故不敢盡言今乃如是再啟不敢不吐予見如此○戊

子○朝 王世子問 安○諫院 啟曰朴名賢身居武宰之

列方此邊事多虞之日所當急速上來而 下書徵召之後猶

不動念偃然稱病物情莫不痛憤請 拿鞫以正驕橫窺避之

罪注書之職乃銀臺清選故薦望之際必問可否於已經本職

之人待其物議之僉可然後擬薦所以重其選也注書趙希逸

薦舉之時全然不問非徒舊規之隳廢必有後弊物情皆以

為未便其時注書請 命推考自 上方在受鉞調攝之中

此正 御醫之不可一刻遠離之時也陽平君許浚以崇秩

醫官不念 君父之疾敢以私事偃然呈辭至於政院請推之

後亦不忌憚必行已志而後已物情駭憤請命先罷後推

荅曰朴名賢可推考拿鞫過矣注書推考允許浚封功

臣後欲為掃憤情理然矣不須不許既受由下去亦不至不

可然如是啓之推考可矣○巳丑○朝 王世子問 安○諫

院前 啓朴名賢事 荅曰巳為推考不須拿鞫罷職○庚

寅○朝 王世子問 安○以備忘記 傳于左副承旨崔瀛

曰朝廷恩賞為奸吏之囊橐豈不痛心此不獨吏胥之罪惟居

官者尸職所以為奸吏之弄帖文圖出於色吏則圖之一字似

是賊罪其所以圖之之由似不可不窮問每名綿布二三疋捧

上後許給云是代守之所受乎德元之所受乎設使代守受

之德元似亦預聞此罪似不可輕易照斷言于刑曹回啓○以

備忘記 傳于左承旨柳寅吉曰此承傳當初接待所啓辭乎

令刑曹回啓內接待所初不啓稟直招平市署官負平市署官

負徑率市民馳進以致唐將勒令折價云云若然則何以如是

啓辭乎其間之事或問于接待所或問于戶曹政院詳察以啓

○傳于右副承旨崔瀛曰金宗得潼關鎮例為定配矣其處已經兵使事體未穩且慮有貽弊之事不得已強為定配于其處乎令禁府議啓○右副承旨崔瀛以義禁府言回啓曰金宗得依近例定配而臣等之意亦料如此今承下教至為允當勿配於潼關他防緊處定送似當矣傳曰允

史臣曰金宗得輕信卓斗之言妄興軍旅冒犯盛夏深入重地驅疲乏之兵而角方張之賊此必敗之道也喪師辱國死有餘罪而瞞報朝廷欺罔君父若使國法得行則不當免於缺鉞之誅而今乃未減如此宜乎紀綱之不振而軍律之解弛也

○諫院啓曰當邊鄙多聳之日武弁之臣不可一日自便而朴名賢退伏鄉曲無意上來下書之後亦不就徵忘國事而莫念置君命而不赴此果尋常推考之所可懲者乎輿情之沸日以益甚請命拿鞫以正驕恣窺避之罪自上在攝養之中治藥之臣不可遠離而許浚偃然以私事呈告政院

之請治亦不顧忌罔念 君父之違豫 不恤公議之可畏其驕
橫自恣之罪豈是推考之所可懲也請 命先罷後推 荅曰

朴名賢恐是實病許浚事由情切推考可矣何必拿鞫罷職不

允許浚特恩驕○憲府 啓曰軍器寺乃武庫重地自前必

擇武弁中才望者以授其任或間差蔭官亦須勤幹表著之人

為之其意有在而判官鄭仁男拔身醫局昏劣無才主簿黃璠

性本庸愚尸居其職請并 命適差江陵乃嶺東名府酷被水

災蕩析離居無以成形完集收糶之際事殷前日而府使金弘

微身有重病專廢坐衙民不見面咨怨盈路不可一日在官請

命罷職 荅曰依啓○右副承旨崔濂以禮曹言 啓曰我 國

取士必於子午卯酉之年而定為恒式故名之曰式年是則

大比之規也此外 國有喜慶則必為別舉而取士呀謂別舉

之規亦匪今斯今臣等不必更煩 天聽近來科舉果似煩數

然 國家養士與取士各有其方惟在養之盡其道取之得其正

而已浮躁僥倖之習寧獨在於科舉之踈數乎因慶別舉實出於

與國同慶之意故自 祖宗朝莫不行之亦非一時之偶然也

一 國之喜慶莫大於今日若從今不復設舉則已不然則不行於今日而更待何日乎大臣既已為必行是舉則羣情呀在槩可知矣遵依 先王朝故事別舉取人恐合事宜伏惟

上裁 傳曰更問大臣惟究是非○咸鏡監司李時發馳 啟

本道鏡城以南風水之灾極其慘酷人物死亡之數永興則男女二十一名牛馬十一首溺死人家三十三坐漂流高原則男女五十五名牛馬七十八首溺死文川則男女四十餘名溺死人家七坐漂流德源則男女九十三名牛馬三十五首溺死人家三十六坐漂流安邊則男女六十八名牛馬七十二首溺死人家一百九十六坐漂流諸山慶慶崩頽本道邊事方殷而又遭無前之變元元失所觸目矜慘賑救撫集最為急務自 朝廷商量慶置給復減租使遺民蒙感 德意不至流離則不勝幸甚如安邊德源兩府則比他邑尤為被災兩邑貢物限年蠲減事令該司慶置何如

史臣曰山豕峯崩而周室衰汴都大水而宋朝亡今日風水之災實我東方呀未有之變也 君臣上下正當恐懼修省而應天之道尚無實效恤民之典徒為文具危亡之兆已著而儆子之責未聞則言之可為於悒

○辛卯○朝 王世子問 安○右副承旨崔濂以刑曹言

啓曰當初論賞各樣帖文圖出於色吏之際必有其圖出之由每名綿布二三疋雖是代守之所受而德元亦不無預聞之理探其情而論之則德元之罪似是犯贓而所賂之物初無明白現出之慶難以臆度而計贓故前日 下問律名回 啓之時臣等已有行賂受賂指的計贓為難等語矣今者德元既為承賂則在例不得照斷其罪而且難於計贓則前 啓律名之外似無可用之律故不得已因而回 啓但不引 有旨前事矣

今承 傳教之意 聖鑑之下物不得道情德元之罪果不可

輕易照斷依前加刑窮問何如 傳曰允○壬辰○右承旨鄭

穀以禮曹言 啓曰別舉事更問于大臣則領議政柳永慶右

議政沈喜壽以為 國家遇有慶事別舉取人其來尚矣今者
聖候平復於三年違豫之餘此實 國家慶事中最重要的無
與為比者也凡係單慶之典宜無不舉故該司有此累 啓而

臣等亦以為然惟在 上裁大臣之意如此敢

啓 傳曰難

於自是依前啓為之○備忘記銀禁至嚴而接待呀不有國法
初不啓稟直抬平市署官負致令市民冒禁與唐將私成折價
受價後又飾辭以啓極為駭愕色郎廳一負先罷後推○傳于
吏批曰功臣子婿等須隨才除職毋使失職○以韓浚謙為弘
文館副提學權愷為同知中樞府事鄭穀為承政院右承旨崔
瀛為承政院左副承旨李善復為承政院右副承旨柳澗為承
政院同副承旨黃暹為大司成金頴男為黃海道監司權斗文
為通禮院左通禮洪致祥為人庸愚為內資寺正崔有源為弘文館副
校理具義剛為義州府尹崔山岵為江陵府使趙孝南為慶
源府使○癸巳○朝 王世子問 安○憲府 啓曰攬轡澄清
為任至重不可不慎擇而遣之黃海道新監司金頴男年紀

已邁且無聞望幹事彈壓決非所堪請

命遠差頃日有一女

人乃於

關門宰執往來之際敢舉戶曹判書尹洞

以無守人望

官之勞起

之名叫呼揚說無所不至雖有冤悶之事豈無赴愬

之地

關門至嚴敢肆妄謗人心至此漸不可長而尹洞以有識

宰相不思為

國守法敢匿係干殺人之人公論激發之後始

為縛出無謂甚矣請

命推考都下小民拮据手足僅成房舍

而士大夫恃勢奪占其弊日滋頃年至捧承

傳申明禁斷行

副護軍金庭睦驅逐寡妻強其奪家以置其妾致令家主呼怨

於路極為駭愕請

命推考同副承旨柳澗敢以一家之事瀆

啓天聽私情雖切分義至嚴不可不治請

命推考

荅曰

允同副承旨情意切迫不須推考○甲午○神懿王后忌辰○

備邊司

啓曰今見咸鏡監司李時毅狀

啓語在九月十九日胡虜

相攻雖是自中之事至於何叱耳殺牛祭天與如許蒙古聚軍

點閱則由謀所在極為叵測近日邊上軍情因職帖一事不無

解弛之患申飭列鎮常如敵至刻意待變且詳細哨探連續馳

啓事北兵使處行移何如 傳曰依允○乙未○朝 王世子

問 安○諫院 啓曰司諫柳永謹以臣於二十二日晡時得

見侍講院下吏分發則上番兼文學成俊者以切迫之事出去云而下吏終不以替直之意來告于臣臣意以為上番他負必已為入番矣二十三日朝始見下吏所報乃知政院請推闕上番應入之負院吏雖不請臣入番臣亦上番應入之負不可自謂無罪而冒據言地引嫌而退雖曰上番應入之負而下吏不以替直之意來告則終至闕番恐非所知別無可避之嫌司諫柳永謹請 命出仕大司憲朴承宗執義李德洞掌令李德溫

李忠養持平柳穠尹讓以凡入 啓公事正書查看後以次著

名既著名之後謹踏印封 進而成俊者等推考 啓本只於

張楷踏印大年號不踏印矇不致察致勒 上教不可在職并

引嫌而退許多公事查看踏印之際偶未及察勢或然矣不可

以此輕適言官大司憲朴承宗執義李德洞掌令李德溫李忠

養持平柳穠尹讓請并 命出仕 答曰依啓○備忘記以病

不仕則不得不適但此乃清白吏其子孫猶當收用况使其身
不得需祿殊為未穩雖老病不仕或令本道終其身給若干食
物或其樣處之不必問前例察酌處之可也言于該曹回啓許潛

退居江湖病未末 任故有此 教 ○左副承旨崔濂以兵曹言 啓曰崔焄以

下五人俱以秩高武臣察莅職事為舟師摸範殊為可嘉常置

海陣以責緩急未為不可宋德駟以下七人皆能勤察職事顯

有功績施之賞典以為激勸之地似不可已事係 恩典非在

下所敢擅便 上裁施行何如 傳曰崔焄等不獨常置海陣

其中才優者擢授間任用人之當然而勸獎之一道也宋德駟

等亦各隨其才或陞叙邊將或移授邊邑守令先是都元帥韓

黜閣舟師則臨淄僉使宋德駟於蘭萬戶林英立唐島萬戶夫

能臣天城萬戶金時若舟器械俱極其妙且其為人膽略才

能俱有可觀唐浦萬戶李希參亦梁萬戶韓克訥南桃浦萬戶

防踏僉使趙繼宗加德僉使朴光春彌助項僉使李通兵船戰

械無下整理為舟師揀範請令該曹斟酌論賞故兵曹有是啓
○丙申○大司憲朴承宗執義李德洞掌令李德温李忠養持
平柳穡尹讓 啓曰臣等昨日伏承 聖批教以非大段尤增

懷懼之至臣等俱以昏庸待罪風憲凡係入 啓文書無不親

執一心謹慎而適其日坐起多事仍致日暮迫於詣 闕不踏

印信全不致察凡官有此例當被推臣等身有應推之失勢難

仍冒臺端非不知再避之駸擾而未安之心不得不達請 賜

遞罷臣等之職 答曰此何關文簿間納事耳安心勿辭大司憲

承宗以下就職而出○以沈悅為黃海道監司金穎男為刑曹叅議宋錫

慶為侍講院輔德吳百齡為議政府舍人柳惺為侍講院文學

尹義立為江華府使李軫官為成均館直講徐景兩為承政院

注書○丁酉○朝 王世子問 安○憲府 啓曰義州非他

內地之比而近年判官頻數遞易官事虛疎民力凋弊與其既

赴而旋遞曷若擇送之為愈新判官鄭燁無表表名稱前為守

令頗有不治之誚請 命遞差其代勿論職秩高下十分擇遣

因文簿間稽緩事推捉洪州色吏則技使李慎儀乃敢通書於

臺官之家餽以魚果等物請從輕典近來私情歲滋公論日輕如

此之事不可不隨現懲治請 命罷職 答曰依啓○戊戌○朝

王世子問

安○諫院

啓曰忠清兵使金遵階

處事顛倒彌令

不嚴抄軍之際專不致意加以巡行列邑之時至於行具文簿盡

為被偷取侮於一道如此之人不可一日置諸閭寄請 命罷職東

伍軍充之事實出於鍊兵之舉所當趁時舉行而第畿甸列邑

被災慘酷流離困頓之民勢將填壑撫綏安集之不容少緩而因

此簽丁民心日搖莫保朝夕日後之患有不可言姑待明秋更議

施行未為不可請京畿東伍軍充之公事勿為舉行國有莫大之

慶別舉取人之際必聚會于京師者所以重其事也今此別試分

京外設場非但事體之苟簡數月之內疊設科場京試官厨傳

供億之費亦為不貲當此年凶多事之時民生一分之弊不可不

慮別試初試咸聚京中試取事請令該曹急速定奪 荅曰凡

東伍軍事雖未詳知但係軍政若待明秋後施行則南倭北狄之

變恐有所難當議而處之○夜四更熒惑入太微垣端門內

史臣曰昔者熒惑守心宋公衮懼善言一出而妖星三徙古之

克謹天戒者如此而今也不然視同恒星而不思修省之道委

諸天數而不講消弭之方則仁愛之天無怪乎譴告之頻數也

○已亥○卯時

上引見體察使韓孝純

上謂孝純曰卿自

疇昔以勞于外今又授體察之任殊為未安然國事如此更加勉力知無不言事無不為孝純對曰臣當此不敢當之任日夜憂懼罔知所措若任事有失則雖悔曷追彌令諸道體面甚重必須大臣揔之可以有濟矣 上曰雖非大臣何妨凡事卿何以措置耶對曰 廟堂區畫已盡北道防備已完而但因北來人聞之則職帖羈縻之後人心解弛極可慮也 上曰若以給告身一事恃之而緩於防禦則甚不可也諸道文簿已來于卿慶乎對曰當時未及到矣 上曰防禦之事措置幾何須趨於未合冰前急速為之而若至冰合則事必甚難矣卿既為體察使則文簿似為當來而何故不來對曰臣之始入來也姪子韓浚謙方為都元帥故臣未敢行公及浚謙通差始乃行文于諸道以此未及來耳 上曰道遠而然耳孝純曰此虜已給告身

而羈縻之或者明年間可保無虞而亦何可深恃也壬辰年大賊出來其勢滔天一未交鋒軍皆潰散其時以為誅之則不可勝誅務欲鎮定人心不用軍律其後仍為前規微而不至者無罰逃走者無罰潰散者無罰漸成偷惰之習終無一戰之功雖兵不得教將不得人豈不能一戰哉只以軍律解弛人無敢死之心故未戰而先潰也大槩根本在彌令紀綱而今之紀律解弛已甚倘有緩急則必如曩日無疑矣士卒雖衆器仗雖備無紀律則必敗之道也他事則有司自當為之此一事必須 朝廷各別申明凡軍之潰散逃走者必寘之重律使人皆懷革舊自振之心然後庶可為矣前日啓辭已為陳列而必欲面達者別為事目使民知不可犯也進則有死退則咎亦不施軍之潰散何足怪哉不徒軍卒如此為將者不然無將無兵何以濟事近來議者以糧餉匱竭為憂而以今之事勢觀之蓄積雖多無紀律則不能戰矣丁酉年臣為體察副使倭賊自湖南踰入湖西李時言為忠清兵使率道內兵陣于報恩之境內浦之軍亦皆從之臣在內

浦聞從軍之士皆寄家書要與同避未幾果皆逃來矣其時軍官
輩言出身等皆還其家臣即使人招之曰不來當斬且諭朝
廷繩以重律之意不以有女人呈訴于臣曰吾子亦在潰軍之
中今聞朝廷將盡誅潰卒吾子亦法當誅矣願以米太五百石納
官贖罪臣乃許 啓稟成貼以付則後八日還持狀 啓而來
訴曰上京聞之則潰卒只以二石米贖罪云他人以二石而我
獨五百石而豈不冤哉以此冒死還來矣夫兵死地也若以二
石米換得死命則人孰肯畏軍律而赴死地也哉無紀律則雖一
二人不可用况千萬之軍其可以言語誘之乎當今第一上策
在於立紀綱嚴號令而他事皆其次也 上曰卿言皆是也又
有可言之事乎對曰觀於兵家必先教訓而後用之未有不教
而能用者也近者我 國以紀效新書教訓士卒而亦無實効
所謂束伍軍者其規頗異至於他雜軍則比之束伍尤為無形
矣防胡與防倭有異必須以防胡之法改規而教之然後可以致
用矣古人言務精不務多所請精者豈年必勇健之謂哉其指

教訓之兵也防胡之策莫如守城而守城之卒亦不可以不教也
兵既教則以之守城而固以之野戰而捷矣不教之兵安往而
不敗哉故兵必教而後用之矣 上曰此言亦是矣大槩此虜

形勢卿之所見如何對曰臣何能知之第虜之為患恐不止於
此也向者老酋崛起脅掠諸部會寧以西藩胡盡為所制或移
於近地或以為麾下由此遂強而今茲忽溫亦踵老酋之事此
皆近日胡虜所未能之事也觀其凶謀將欲合併六鎮藩胡盡
入於麾下而後已軍多則其勢自強勢強則終為我 國之患
矣今明年大舉出來雖未可必而後日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上曰北虜難保其不來朝夕待變常若賊至可也雖不為一時
大舉若陷一鎮則其勢危急矣但此虜形勢未知如何而用兵
則似不善矣潼關之役垂勝而前又陷傍近殘弱鎮堡則事甚
易也而只陷潼關急急收兵而還又於件退之戰當人心沮喪
之時不為來寇是未可料也且我國之人有被擄入往者我之
虛實亦可知也七八月之間兵未添防守禦亦疎賊若長驅而

來則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戰而斂兵韜甲終不出來予之
斟酌則似非豪傑者矣誠若併力悉擊攻陷一陣進陣於龍城
等處而控扼險要則六鎮在其掌內矣在我一無呀恃而虜之
舉事不出於此其謀淺短矣對曰其不出來者未可知也抑將
操縱我乎 上曰將來之事未可知也雖不大舉而明春農作
之時分兵出沒使不得耕耨則不出數年六鎮漸盡矣且若出
竒計由三水甲山之路直出咸興則人心內潰事勢甚難未
知此虜出於何計也對曰此虜非爭土地者必不能出此計也
上曰予之斟酌如此而已又有一計小酋乃彼虜之妻父若作
一心東西相應侵軼於平安道江邊一帶則我國兵力必分矣
平安道向化胡人一切禁斷使不得出入云其意叵測此亦鄉
所管地方之事故言之耳諺曰失馬修厓我國則失馬之後亦
不修厓此所以長有失馬之患也予言如何對曰 下教之計
似非此虜所能知也但賊勢方張知我之弱若以鐵騎攻陷一
二城進兵明吉之間則勢難當矣苟無捍禦之者則必有深八

之患縱不傳于國都若入咸興等地擄掠人畜而還則其於國家之辱為如何哉然賊之進退不可預料唯當自治而已今以在我之事見之非徒軍卒不教將材亦乏矣武士中有若門閥子弟稍有仕進之勢者則惟務奔競而不知兵法之為何事也求之於此輩之中安能得其良將哉所謂軍卒皆是農民時或習陣則驅之於畎畝之間責之以坐作之方若是而謂之教訓可乎上曰卿言皆是也兵法之說豈獨尉繚子言之大凡為將者必須嚴矣若不嚴則雖有仁智非將也且使軍卒畏我而不畏敵則善矣如不畏我則安有冒入死地之理乎不須遠引以崔瑩之事言之退一步者必斬之故所向皆捷其時倭奴言高麗無可畏者唯白髮崔萬戶來則諸軍衝突而至是可畏也馬謖亦諸葛亮所愛之將臨斬有人救之而亮垂泣斬之謖雖違令其為將豈易得哉然而必斬之則古人之用法如是其嚴矣逃軍紂來事子亦知之矣其時以為誅之則不可勝誅而且天兵時托言糧乏而輕易處之耳潰散之卒若措米石則高

枕而卧恬然自謂曰我雖逃來有此米石吾無患矣是雖勢
難所為蓋由我國軍令不行之故也曩予言之壬辰倭賊雖非
朴泓所能當然泓當在於任所某條為之而乃敢走來平壤備邊
司以為大同江守將予謂泓之罪必殺而終不誅之備邊司之
公事據此觀之其他可知矣今雖書之史策豈有慶尚道水使
為大同江水使之理乎予嘗默視當今之事我國武略不競以
祖宗朝事言之未嘗有一番征伐而能全勝者也大槩我國武
略不及高麗遠焉未知以文治所致而然耶雖以文章言之我
國二百年來未能及麗代之文章以此觀之文章武略俱不若
也至於將帥亦不及焉當麗季紅巾賊之亂鄭世雲以二十萬
兵結陣於天壽門前圍而攻之乃能大捷我國何處得兵二十
萬哉此非人數不足於前朝公私之賤日以繁軍卒之額日以
縮是號令軍政亦不及於前朝矣予嘗以私意潛思臆度則酷似
宋朝矣自古國勢如此則必受夷狄之禍我國之事誠可慮也非
徒武略不競宰執之中亦無知兵之人以至新進文士懵然不

知武事此非子輕忽朝臣而發此言也是未和時勢之使然耶抑自然而然耶武臣則固不足數必須讀書然後可以知古今成敗之理識得十件事而行一件事者亦罕况全然不知古書乎非徒古史知兵家書者亦絕無之耳對曰果如上教臣嘗與之論兵而材堪為將之人未能見也上曰武將則引弓馳馬之外無他餘也文臣則惟務銳做詩句而已予非有一毫輕易之意只為卿盡言不諱多以辭害義可也且倭賊則難以漢唐之盛亦難當也至於北賊一良將足矣而如是難之誠可痛也蓋蓄積多而後可以有為古人云富國強兵雖不可主於富強必有蓄積然後事可成矣天下安有如此貧國恰似閭閻窮乏之家營一鎮堡亦甚不易予觀前朝甚為富足未知我國緣何而若是耶我國地方數千里而山川居多亦無所產山只有樹木只有石而已比中原不及一道中原之一道極為富盛我國物力安能及之倭國亦不似我國之貧矣未知倭國分為幾道也對曰倭國分道亦八云矣上曰倭國雖云八道只六十六州

而已以我國三百州郡之多豈能比及哉以天下觀之我國正
如黑子矣六鎮之勢已為潰裂西方亦有難保之憂西北之事
極可慮也似聞今年六鎮農事不失云信乎對曰稍稔云矣
上曰是則幸矣平安道則極豐云信乎對曰清川以西則農事
極豐而以南則不至於極豐矣 上曰山郡雖似不豐而海邊
等郡則皆極豐云矣咸鏡道則六鎮稍稔而南道頗歉云信乎
對曰南道亦不至失稔云矣孝純又曰倭賊天下強寇雖不能
當之若能治兵則此虜豈足畏哉中原鍊兵之政亦不如我
國之疏故東征西伐皆能奏捷矣今者老酋崛起忽賊繼起皆
知治兵自強而我 國獨不治兵以致凌侮誠可痛也雖不能
多抄軍兵猶可得三萬人漢江以南則抄二萬而治之以西則
抄一萬而治之以成極精之兵南有警則防南北有警則防北
而無事則守衛京城又以其餘為雜軍則可以為緩急之用矣
然而三萬兵若未易得則二萬兵亦可為也若能治兵則豈有
敗衄之辱哉今之急務非徒治兵必先教將而但武人多不解

文豈能留意於韜略也且訓兵之時以供饋為弊令其道各養其道之軍可以無弊矣今我軍畏愒而賊虜方張邊備蕩然無一足恃萬一賊中有豪傑則禍必大矣上曰此虜雖非豪傑此虜之族屬及子孫中豪傑之生未可知也自古中國不幸則夷狄中必生豪傑為大患矣且祖宗朝故事予未之知也其在祖宗朝西北胡中亦有如此桀驁者乎對曰朝臣之無帶實錄廳堂上者時或言之而臣則未之聞也古之有此等胡虜臣實不能知也上曰予不知故事故問之耳古所無者今而始出乎近來災變甚為駭異若指為某事之應則非徒固滯亦甚無理第未知將來之事為何如也對曰臣前在平安道乍聞老酋自謂致誠於朝鮮而朝鮮之待我者甚薄云臣之意以為待夷狄之道不可激之生變也雖與上國密邇不可與相交然待之之際稍示厚意可也且臣在平壤時通事李海龍以開諭老酋轉諭忽賊之事賫咨文往軍門臣之妄料老酋之心以為朝鮮向不直諭而藉上國以壓之乎

若然則無釁而挑彼之怒也業已用權道為此舉則頃自我國通
之或令監司邊將為書直諭可也兵家之事不可執一而行之
或使解彼之怒或使感我之德務使兇醜不為生變策之上
也 上曰然胡俗自中相攻必為殺牛祭天而阿叱耳亦如是為
之何也對曰胡人進告之說例為不實虛言十常八九不足信
也 上曰予呀問者欲知胡俗果如是否也其言之虛實固不
可知也對曰臣未能詳知也忽溫出來時必請如許蒙古合兵
而來其勢似不強盛矣 上曰武臣兵水使以下表著知名者
外卿有呀知者乎對曰臣雖不知兵豈不愈於武士輩願得武
臣若干人與之講論兵書使稍知用兵之道然後分送于該管
之道以之教訓軍卒仍以呀訓之兵俾令自領以責其效則事
必有緒矣然取人不可以形貌臣常至誠旁求而尚未得矣大
槩嚴紀律教將帥訓士卒修器械茲四者既備則豈有債敗之
患也第念今日之事廢壞已極非為元戎者呀能卒辦也伏願
自 上別為 傳教以聳動之則庶可為矣 上曰予之傳教

在教書中監兵使以下皆在卿掌握中四道將卒卿可自斷矣
但呀謂自朝廷先為整肅之言則是矣對曰小臣在外承命
常語人曰我若上京必當啓達先嚴紀律監兵使則雖不敢輕
慶而其以下必將先斬後聞俾使將士聞而畏之耳尉繚子言
善用兵者殺士卒之半謂一千人之中殺五百人也如此則其
餘五百豈不為精兵乎又言其次殺十分之三又其次殺十分
之一今者雖用最次律犯律之軍必流放其父母妻子於絕遠
之地可也 教書雖云云而不能依 教書行之者已久人皆
視為尋常今日欲面達者專為此事也近見外臣之議皆云
用法不當如是而臣則不以為然矣 上曰兩言皆好矣宰
相則當得宰相之體卿則既為元帥元帥之體亦當如是耳
然戎事不可不嚴卿言是也對曰訓將卒治器械等事臣請
當之呀謂器械非弓矢之謂也專指火器而言也措置火器
亦非甚難之事著力措備則可免臨時窘乏之患矣有器械有
士卒有將帥而紀律嚴則安有每戰必敗之辱哉○問事郎廳

姜弘立以委官意 啓曰朴壽永刑問二次供稱本以禮賓寺典僕自平時出入東平館潛商為業與染齒之徒最相親密粗解文字濟以姦慝我 國大小事情無不漏通及倭賊入城之初開門出迎極其諂媚縱吏為惡無所不至平日睚眦小怨之人一皆報復指嗾殺害罔有紀極至謂城中居民與義兵將及京畿監司圖為內應之計教唆倭賊督令縛致於南大門內結陣處或剽或燒駢首屠戮然後始快於心至於賊退之日與之渡海作為謀主揚揚自得乃敢上書我 國張皇賊勢多般恐嚇佯若思戀故土而實為哄賣譏侮之地辭極悖慢見者切齒致令枚舉 奏聞於 天朝擢髮難容兇逆情狀的實事 傳曰朴壽永昏夜多為行刑明日廣示行刑○禮賓寺奴朴壽永白等 傳旨內壬辰之變投入賊中教誘倭賊多殺人命極其慘酷其叛國附賊之罪極矣而本以禮賓寺典僕自平時出入東平館潛商為業與染齒之徒最相親密粗解文字濟以姦慝我國大小事情無不漏通及倭賊入城之初

開門出迎極其諂媚縱吏為惡無呀不至平日睚眦小怨之人
一皆報復至謂城中居民與義兵將及京畿監司圖為內應之
計教唆倭賊督令縛致於南大門外結陣虜或剽或燒駢首屠
戮然後始快於心至於賊退之日與賊渡海作為謀主揚揚自
得乃敢上書我 國張皇賊勢多般恐嚇佯若思戀故土而實
為哄賈譏侮之地辭極悖慢見者切齒致令枚舉奏聞於 天

朝罪滿天下擢髮難容兇逆情狀隱諱除良一一直招事推考
矣其間事狀極為曖昧相考分揀施行事同日刑問一次不服
二次始服行刑○庚子○朝 王世子問 安○同副承旨

柳澗以義禁府言 啓曰罪人朴壽水子忠成以其父緣坐已
為囚典獄署依律文處絞何如 傳曰允○辛丑○朝 王世

子問 安○以黃璉為判中樞府事成洙為知中樞府事韓述

奸人智源之
子為人庸鄙為同中樞府事裴興立為忠清兵使李文釜為

忠清水使鄭豈閔慶基為吏曹正郎權暉為禮曹佐郎姜綱

嘗伴宣川引水
溉灌民蒙其利為洪州牧使尹暄為東萊府使朴慶新為三

陟府使金德誠為長湍府使○慶新素無行檢奸妻之弟不齒
清論

十月朔壬寅○上在貞陵洞行宮○王世子問 安○禮曹 啓曰自
上王候違豫至於三年而乃見 平復今日 國家之慶為如何哉舉

國臣民莫不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 聖上久在調攝之中賴天地

祖宗默佑冥冥獲覩 勿藥之喜九可以展 賀表慶之舉宜無所不

用其極也 王世子欲進豐呈以伸 賀儀實出於誠孝之至意揆之

情禮呀不容已敢 稟 傳曰勿○癸卯○西原府院君鄭琢卒

順和厚登第初朱有名久滯於校書館嘗直香堂之日 文定王后將
欲取香以供 佛事琢執不可終不上之以此見重於當世得通顯路後

以應 聖功越 授崇品未幾擢拜為相上章乞退有
古人致仕之風其賢於貪德爵位老而不退者 速矣○甲辰○王世子問

安○政院 啓曰自前大臣卒逝則成服日例有遣承旨致吊之禮今

者西原府院君鄭琢在外卒逝致吊雖不及於成服之日事係重待大臣

此禮似不可廢遣承旨致吊事何以為之 傳曰違同副承旨○乙巳

○王世子問 安○備邊司 啓曰北塞寒苦之地千里防戍之勞其

在平時已不可勝言今年為綠有警前後調發諸道添防之軍幾已准

到并與南北道應戍之卒而計之則其數至於萬餘軍勢頗振邊情稍

有所恃而大衆聚會暴露已久慰諭聳動之舉似不可已宜及此時別遣

御史賫奉 教書設行犒宴仍將前日下送落幅紙二千張及狗皮等

物

物擇軍中尤甚衣薄者俵給 諭以 朝廷德意則未必無挾纊投醪之感矣犒軍時酒饌當自本道措備而既曰犒軍則不可不宰牛饗之北道未及入送木綿二百九十一匹方在本司 御史下去時使之賫往令本道優買牛隻以補其用為當最 啓 傳曰允○丙午○丁未○王世子問 安○諫院 啓曰慶州判官曹城家在一息之地多有貽弊之事請 命罷職禮賓寺主簿魚景澤系出賤微人物庸劣不合米糶出納之任請 命遠差 答曰依啓○憲府 啓曰臣等伏見備邊司啓辭各道分定鑄鐵至於監司推考猶且趨不來納云即今虜情叵測廟謨方勤日夜之所措備是各操火器而身受閭寄者無意備送致令匠役幾至停廢其稽緩之罪不可不懲尤甚不納道監兵使請令都監查出罷職忠清水使李文荃前為守令皆見敗而還上年以虞候被論今年又以黃海兵使被論設使文荃真有可用之材使之淬礪自新徐待公論之許亦未為晚纔違閫帥為急又差物情以為未便請 命遠差文簿往來初非難事慢視掩置不為舉行為今日之痼弊元干 啓下推考臣等再三移文催督而其中忠清都事柳仲龍推考公事去五月行移至今不為 啓闕極為稽緩慶尚道前後監司請 命推考 答曰依

啓○戊申○王世子問 安○以李克信為吏曹佐郎趙澱為司諫院

正言閔汝信為丹陽郡守○已酉○江原監司尹壽民馳 啓臣以

賞錄奉安相度地勢事率違閣差使負旌善郡守李汝機同入五臺山
看審則今年水灾此山尤甚被害處處崩頽絕無平衍之地唯上院寺
自洞口相距僅三十里地勢坦平屋宇精潔權宜奉安恐或便當而第
念莫重 先王實錄權藏寺刹亦似未安更令該曹商量定奪何如○

庚戌○王世子問 安○京畿監司李廷龜馳 啓本道所謂保障之

地凡五六處而江華禿城竹城則城池既完形勢亦好臨急足以可恃
而漢水以北則如婆婆城龍津陣馬山城頽廢已久今欲修葺則須用
許多人力且其形勢淺露井泉亦乏守城禦敵決非其處臣甚危之脫
有緩急則江華等地雖或可守而漢北無一倚援之地誠非長慮臣伏
見韋州山城距 京師最近與江都相對三面則高險一面則江水也

凡山城之可憂者一則樵汲之路阻也一則糧道之難繼也一則援兵

之難進也一則人心之先恟也此則不然俯汲長江固無泉渴之憂傍
通運船亦無阻飢之患兵少足以召援事急亦有去路頃年故臣權慄
以未千殘軍能鑿滔天之賊蓋以得此形便故也今若因其舊基堅築

三面軍械兵糧積聚其中多集舟艦於一面江岸脫有不幸以為江都
移運之計則軍心自固敵謀先沮雖曠日持久添兵繼糧可以無窘此
莫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勢也况摧慄大捷之後人心皆以為可守之
地此亦與勸羣情之一助也今雖未能遽起工役若有意於此則漸次
修築自可易成苟利於國弊亦難計臣雖智昧軍旅區區憂國之

誠不後恒人既忝方面道內形勢利害不得不隨所見所料而瀆陳非

以迂愚之見必可用也請令廟堂試一商議何如○以安衛備逆賊

之族也說配北邊土辰年逢倭變將悉利第歷守直藩無他才能雅以格克士卒諳事權貴為事為忠清水使黃廷祿

為德源府使李光胤為成均館直講○禮曹 啓曰五禮儀 王世子

於師傳貳師之喪有遣使致奠之儀今者西原府院君鄭琢卒逝於醴

泉地本家而曾經貳師 王世子似當遣官致奠依禮文舉行何如

傳曰允○辛亥○王世子問 安○壬子○王世子問 安○癸丑○

王世子問 安○諫院 啓曰遂安郡守閔善以前日崔永慶論 啓

時臺官頃者叙 命之下公議猶以為未便今授本職物情尤為駭愕

且年紀衰耗不合字枚之任請 命適差 答曰年久之事不須每每

追論叙命已下守令非華職除授未為不可古來存老馬亦不可以衰

老棄之不允○甲寅○諫院前啓閔善通差事 答曰言論貴得其中○

吏曹 啓曰明川陞彌兩司已為署經之意禮曹通關於本曹故敢此

啓稟矣今考法典則新法之立舊法之改政府擬議以 聞禮曹告于司

憲府司諫院署經出依牒云以此觀之兩司署經後別無入 啓之事作依

牒可也而今禮曹只通關字所謂依牒亦是通關之類而但文字規式與

法典不同故使之依式作依牒以來矣此望其改為依牒之後為之何如

傳曰允已署出依署經之意禮曹當為啓下○慶尚監司柳永詢馳 啓

賈錄奉安慶太白山則立峯之下幽邃之地史庫造作宜當道內枝山

諸處俱為不合 朝廷宜奪事 啓下禮曹○以韓浚謙為戶曹判書

柳希發為翊衛司司禦沈宗道為槐山郡守○乙卯○王世子問 安

○諫院前 啓閔善通差事 答曰依啓○丙辰○王世子問 安○

丁巳○王世子問 安○戊午○王世子問 安○己未○庚申○王

世子問 安○以柳夢寅為兵曹參議洪慶臣為弘文館副提學朴孝生

為軍資監副正李弘胄為成均館司藝閔德男為司憲府持平柳德新

為司僕寺僉正李昌後為敦寧府僉正李植立為司諫院正言李維賢

為司憲府監察尹啟立為廣州牧使李守一為吉州牧使○辛酉○王

世子問 安○壬戌○王世子問 安○憲府 啓曰忠清水使安衛

曾為金羅兵使時聞一邊邑守令之妾有羞色者自京下來發遣軍官
要於中路而奪之仍為率畜其悖戾淫縱莫此為甚而性且泛濫到覈見
敗今授本職物情駭憤請 命罷職永川為郡雖經兵燹物衆地廣素

稱難治郡守李景立性本孱劣撫御失宜非但民生怨苦稍集軍兵
大半逃散如此之人不可一日在官請 命罷職其代以有名望文官各

別擇遣公州判官鄭泗行已鹿鄙見棄於人久矣營門重地不可付諸此人
請 命適差各司長官摠治一司為任非輕而近來專不慎擇庶職日就

廢墜物議之未便久矣禮賓寺副正尹唯深叢身門蔭素無名稱不
合為長官之任請 命適差 答曰依啓○癸亥○王世子問 安○右承

旨鄭穀以禮曹言 啓曰今此 誕日及冬至陳 賀之禮又 命權
停群下之情不勝缺然凡遇節日百廢咸造 明庭備其儀容修其禮

物瞻望 日表相與舞蹈而 上壽稱 賀者臣子之至情也十餘年
來自 上每下權停之 教此雖出於 謙損不居之盛美而 王世

子率百官同慶拜 賀之禮將安所展乎應行之禮久廢不舉情文埋
鬱氣象愁沮殊非盛世之舉揆之事體極為未安兩日陳 賀時 親臨

舉劄雖不敢更為 啓達亦有權停例行禮之規自今以後遇節日容

令 王世子率百官行此禮則臣子享 上之道庶幾以伸大臣之意

亦然敢此仰 稟 傳曰不必○甲子○王世子問 安○巳時兩雹狀

如小豆夜一更雷動電光兩雹狀如小豆○乙丑○王世子問 安○領議

政柳永慶左議政奇自獻右議政沈喜壽 啓曰臣等俱以無狀忝在台

鼎重地當國家艱虞之日無絲毫裨補萬一常懷兢惕之至自春師旅之

興行齋居送遠近騷然加以天災時變疊見層出初秋風水之慘近古所

未有而上天仁愛示警不已雷電之變乃作於立冬之後陰陽失序莫

甚於此此豈無所召而然哉人心危懼到此益深究厥所由實是臣等冒

居之致伏願 聖上特垂 乾斷亟 適臣等之職改卜賢德以為弭災

之方不勝幸甚 答曰非時雷電極為兢惕正由否德豈因賢相宜勿辭

○右承旨鄭穀以禮曹言 啓曰大提學柳根 啓辭頃見禮曹公事

義州平壤京城三處立碑碑文令主文之臣製 進事已為 啓下矣

三處立碑則碑文當有三件否拆以一件文字刻于三處否此一欵令

禮官定奪施行抑臣嘗聞 先王朝甲寅年間 景福宮重修記令提學

洪暹製 進洪暹辭之令大提學鄭士龍製 進鄭士龍又為 啓請

令季混鄭惟吉製進畢竟用洪暹記其文在集中以此觀之國家
於大述作不必專責於主文之人豈不以重其事而然乎請廣選詞臣
使之撰進令廟堂揀選用之臣竊念代石鏡辭爲役甚鉅恐非其時
而碑文似不可不預備敢此仰稟傳曰允事傳教矣今茲立碑
之舉實出紀德載績而其所紀載者自有實事將此備述則一文足
矣似不必二三其製但三處之碑全用一文亦涉苟簡撰出一文之後
衆以各地事迹稍加增削三件製述各錄其碑凡合事宜然此係頌德
傳侈事體重大以有司所見擅便爲難議大臣定奪何如傳曰允○
丙寅○王世子問安○諫院啓曰南陽府使安昶政委下吏彌令
顛倒加以火器都監分定之物濫徵於民間闔境怨咨請命罷職火
器都監鑄鐵艱難收聚於中外爲次知之官所當十分檢察俾無中間
偷竊之弊而置之尋常見失之數甚多聞者莫不駭憤請色官負推考
重治被偷之鐵一一徵納答曰依啓○丁卯○上御別殿領事哥自
獻特進官李忠元同知事許箴特進官尹暉叅贊官李善復掌令李德
溫獻納權慶祐侍讀官成俊耆記事官徐景兩說經奇協記事官任
章李覲入侍上講周易睽卦蹇序卦許箴曰在外校正時坐處相遠

不得聞之今聞經筵官進講第二大文傳易之為難之易字讀作去聲其義如何俊者曰箴之所見亦通然此難易之意也讀以去聲似是矣箴曰讀作去聲則意似未著忠元曰未能詳記而小臣少時亦讀以入聲矣小臣始將讀作入聲同僚一會議之則讀以去聲為好云故如是講定矣箴曰若讀去聲則何以釋之釋之甚難上曰大槩以方語言之不足之意也且予所讀之冊乃唐本而是字本入聲字若讀去聲則必有註音予則未能知而似非去聲字也經筵官進講如是予姑讀之讀音一遍釋一遍俊者曰睽乖之世必蹇難故睽下蹇蓋前有險艱故欲上而不得上之義也上曰蹇字以俗談言之足跛躓也蓋欲前而前有險故姑止而觀之之義也終乃進往之意不徒止於此而已俊者曰及身修德終當進往之意也上曰予粗讀此書程傳文字似疊說文泐然耶義理然耶言而復言至再至三或似疊說矣朱子本義易以見知而亦見其好矣忠元對曰程傳則欲人必得見知反覆言之以致丁寧故似疊朱子本義則只為占為說故其義如是朱子亦豈專為占也有程傳故必如是為之矣忠元曰本義似專為占也上曰欲知精微處雖以善讀者以讀難可盡知大槩逐章有義亦非難知箴曰朱子云

卦之變自否泰來程子云逐卦有變此亦未可知大緊聖入謂易開物成務之書以所知者成務而已不可拘於爻象 上曰古有假令失此後尤為穿鑿雖云善言者皆斟酌之言也忠元曰大緊易之為書使人恐懼修省者也箴曰左傳所載之占亦似出於假令矣 上曰左錄所載之占太微難知大緊使人戒懼云者是矣儒生讀之亦難况帝王讀之尤難但讀一句則一句之義理自足只可取此而已講畢領事奇自獻曰近來天變非常而小臣忝冒台鼎極為惶懼亟速臣職改卜賢德以弭災異不勝幸甚 上曰天變則非常矣但過咎在人君非由大臣若謂大臣之咎則無理之言也至於大臣自謂已咎者尤不當矣予身既老且多疾病無久生之望今見卿可謂利見大人卿可勉為國事豈可每為辭退之計也不可知之天變則已矣可知之人事所當盡力矣許箴曰小臣謬當重任且多疾病頃日呈辭未蒙適改常懷惶悶矣小臣素無學識且手生終難堪任若更擇善治者以授則國事幸甚小臣職事中所難者非止一二而黃海道海浪島之賊乃是小醜而出沒為賊肆行海中不得設方略擒之殊可痛也黃海兵使於無事之時亦駐黃州西邊若有事則在彼海邊可也而今則西路無緊急所為之事姑當

駐在近海之邑留率水軍勿用他處遇賊現形即為調發進剿甚為便
當今則水軍盡用於他處只以木綿給價驅執農民載舩入海搜討之
際雖遇賊舩不得接戰矣頃日之事渠輩雖云失捕而已云矣而其實則
舩隻等物為賊所奪矣兵使駐在近海之邑調用水軍之事請令廟堂
議處自獻曰此事頃日御史亦為書啟前年間臺諫亦論啟矣 上曰然
則兵使留駐海邊某邑使渠乘舩節制云乎箴對曰然 上目自獻曰兵
判之言如何自獻對曰當矣箴曰曩者兵使聞賊在海洋將搜討吹囉
為令而後行舩賊乃覺仍以失捕矣今若覘賊來犯一度擒勦則豈能
每為患也自獻曰外議亦以為兵使在直路只應赴京使臣之求請而
已若為水使在海邊大鎮彌令軍務則事勢如何云矣箴曰兵使既兼
水軍節度使水軍之事所當察治也海西又非如邊方對賊之地兵使
姑在海邊以圖海賊倘遇西邊有事則還往黃州亦為無妨 上曰令
備邊司議啟 上曰北道彼虜之事早晚必發矣自獻對曰必發矣
上曰既破之後復欲完之事勢極難及其未破某條預備不可徒謂如
之何如之何而唯當善為措置若一破之後則北方之路只是一條未
知何策可防何地設鎮乎自爾思之計無所出且北道破裂其勢甚易

六鎮中一鎮先破則人心潰散將士恒惴五鎮未戰而自破矣如此之
後雖欲收拾而以何兵討之以何民實之自此都城亦將搖動思之至
此不覺口辛設言北道之地雖可棄之狼貪之賊豈徒侵六鎮而乃已
乎必有漸進之勢矣必須扼塞豆滿江廣可為矣卿等其思之且防備
之事雖為國禦賊而亦莫非為民非如一己之私事民亦不敢怠矣一
帶之路運糧極艱調發軍兵亦未知何以為計李德溫曰小臣亦有所
達之事矣 上曰予姑先言之大槩此是不吉之言而慶生之後事勢
必難故言之矣竊度此虜形勢似非英雄手段蓋亦桀驁者非尋常醜
虜之比也如古之盪金之亂則予雖未料而跳梁六鎮必有難防之患
矣尹暉曰大槩其勢已成不為孤單矣臣近聞北道之事則人心已潰
了無為國討賊之志而近來賊胡來犯而不為殺戮皆攜歸存活故人
皆有投入之計而小無鬪心云此甚可憂也箴曰國家於吉州方設山
城於明川又築山城只可蔽民而已雖遇賊虜圍駐而不便於游兵相
戰此外隘塞處設關若咸谷山海等關則其於戰守足以為固矣 上曰
前朝有鐵關其設於鐵嶺乎箴對曰非鐵嶺也乃德源之地也今為
鐵關驛矣 上曰此處則似近磨天磨雲等處可設矣箴曰鐵嶺果似

大近如磨雲磨天等數處可以營設矣自獻曰鏡城明川防備亦為甚緊上曰六鎮亦可謂能保乎箴對曰遠方城邑外自邊城一日程內地皆無可恃處矣上曰設使六鎮可能保全其列邑豈可無備及其未亂而急急設防可也若六鎮先破而人心潰散則為之極難既設防備之後雖幸而無事亦何妨也箴曰國家之所以許職牒祿布無不從其請者若人之見狗吠喧投食而安之但上京受祿等事雖不知虛實而是甚難從之請也自獻曰以狀啓見之則渠實自欲上京矣上曰狀啓則言自欲上來未知渠必自欲上來耶自獻曰安祿山遣使獻馬以窺唐室何叱耳雖不自來使管下之胡往來窺覘足以為亂大槩其意極兇矣上曰子度其度量是胡人中非庸常者也當其指印文為符呪戕身之物而其妻子其麾下皆戒止不出而乃敢挺身出接我國之人且其所言語處事皆似桀驁但我國之人自倭變之時不能偵探率多虛報此亦未能詳知箴曰哨探賊情如有賞罰於其間乃可得實而我國之偵探雖未見敵兵形影而徒張虛說終乃無罪雖冒死得實而來亦無其賞何能探得其實乎上曰古人以敵情偵探為重其用兵形勢道路指向無不知之偵探云者所謂間諜也箴曰古人間諜必

因其父母而遣之 上曰我國姑與此虜相通若遣可能知者以觀其
用兵之術強弱之形則可以知之且於言語動作之際亦足以斟酌其
為人若能出入談話觀其大槩以來則亦可量度以知矣其來派尚未
知如何而與老酋相應之事亦未可知矣噉曰頃者以老胡開論事賈
咨往廣寧未還之際老胡亦遣管下胡人以謝開論之書其呀差胡云
天朝大臣差人以往不可只為書以答故委差而來云云蓋將發明相
通之言而來然而我國近來給牒等事無不知之云矣 上曰若不相
通則其地甚遠何能知之此必一心之胡也噉對曰渠雖不云一心然
在於相遠之地而近日呀為皆能知之至云忽胡進貢勅書爾國皆已
給之云云其為相通據此可知 上曰此其差往之胡所言乎噉對曰
然百張之牒胡謂勅書云矣自噉曰此則誤知而然矣進貢於 天朝
者必受勅然後方許進貢故謂牒為勅也 上曰予頃聞之極為未安
或欲發明矣自噉對曰彼無知之言 天朝豈為信聽然頃日回咨時
略及此言矣 上曰其胡只言於我國之人乎亦言於 天朝之人乎
此言口不可道之言也 天朝之人雖不為信聽而極為未安噉對曰
李成探及我國人俱聞之云矣且其胡云各部所授之地有異哉酋雖

言之渠必不從且是大利所在豈能禁而止之云云矣自獻曰大槩老
酋主張云矣上曰量度咸鏡道兵力則勢不得分守六鎮抄殺南軍
年年入防本非長久之計而亦不得不為入防未知何以處之且賊胡
之事朝雖進貢夕未料如何而近聞列堡之事尤為寒心本道兵力勢
難獨支他道入防之軍以五六朔定限此後之事備邊司何以為計也
自獻對曰備邊司亦以是為悶矣上曰豈徒為悶而已不為之計也
我國之兵專不知戰又不知守也邊將守城之別名謂之城頭發立守
城甚是難事而驅農民發立城頭若列隅人焉是可謂守城乎以古人
所為之事見之今人可謂專不知也若干無知之胡為搶掠人畜偶然
來犯者則或可支也若遇方張之大賊則豈能拒守一朝乎備邊司必
須預為防備不可少忽也此非一二日可止之舉而防戍替代六鎮守
禦內地設險等事皆係緊急廟堂須用心慮予則只恃廟堂且今日之
事止於此者亦是廟堂與曹之力也七八月間戍兵未聚之際賊之為
寇甚便而不以此時發動必非英雄矣且件退之戰亦不棄時而來賊
謀所在雖未可知予嘗思之亦廟堂之一功也自獻對曰渠既無故攻
陷潼關故我雖有件退之役賊不為怒意必以此不來也上曰若從

件退乘勝以來則事勢極難而終不出來未可知也箴曰咸鏡一道之軍雖悉數入送不過一二千云若與大敵相戰則以一二千之軍用之於何處乎且欲分防列堡則兵力尤單少無可恃本道兵力果難獨支矣自獻曰糧餉不給則雖有軍兵亦無所為今年則農事頗稔故僅得支過來年若失稔則極為可慮忠元曰先朝有胡酋董山者得中樞官教誇張諸部落仍示中原之人其時天使適到我國云爾爾國何敢抗衡天使亦官胡酋乎云云天使雖不專為此事而來天使責言如是云矣自獻曰昔者朝貢倭人到我國貿驢以還誇示其邦曰此乃朝鮮貢驢云云何異於此也且今日之事非管攝胡虜以除官爵乃因勢弱不得不為雖天朝豈不知此間曲折箴曰董山本建州衛胡也常往來上國受職進貢故天使所言如是矣上曰此言雖不知曲折大槩天朝言胡人除職爾何敢如上國云乎忠元對曰然上曰此虜強要百張職牒其意欲受百人祿俸者乎抑將分給於他部而藉此威制乎此亦未可知矣自獻對曰大槩欲受祿俸之意也忠元曰百張之牒非徒太多未安我國甚貧許多祿布亦難備給矣平時小臣為司瞻寺正其時木綿三萬餘同猶云空乏去年臣免喪上來即為司

贍提調見留庫之數則遺在只三十餘同矣閭閻富商亦不如是况國
儲豈有如此時乎近來國家多事木綿用處漸多至於胡人祿俸各僉
知一人受四十匹云矣 上曰予未知此間曲折胡人祿俸年年給之

乎一度給之乎箴對曰到咸興受祿者僉知則亦受四五十匹矣年年上
來則年年給之屢年不來則不給矣自獻曰以此虜之言觀之則年年
欲受之意也 上曰屢年不來則不給若還為出來則依前例給之手

自獻對曰此虜桀驁雖不出來其祿俸則必欲受去矣忠元曰曾因舟
師軍糧兩南奴婢貢全屬統營今聞統制使所備軍糧萬餘石云奴婢
貢或分半或三分之二收納司贍以為國儲為當臣嘗欲 啓達而舟

師亦重故不敢煩 稟今幸入侍言及並達矣 上曰令備邊司議之

且統制使軍糧萬餘石云屯田所收乎忠元對曰屯田之穀云矣西北
若有木綿輸入之事則不可不預備故敢 啓 上曰德溫曰今可啓

之德溫曰小臣在北四年本道之事軍民之情豈無所知忠元之所

啓胡人賞給之物則吉州以北奴婢身貢專為此事計除以給積年所
收監司必有所處置且許箴啓南關軍士入防之事而軍數不止一
二千殆將二萬餘名至於鏡城富寧等官軍士亦有入防之處而北兵

使於入防軍士例收紙地木綿如安遠水興等內地亦為收捧以去
謂紙地亦為胡人贈給而軍士若備納十二匹布子則許免入防至於
軍士不能備納則返及一族必取以納故凡入防始抄百名則實入防
之數纔二十餘名矣若準此規則入防軍自可多矣且營屬處處有之
而諸色軍外許多良民皆稱營屬並率捧足至於未能置簿於營案者
亦皆冒稱而閑遊前日臺諫 啓請刷出以定軍額而以為營門單弱
云乃使監司舉行而尚不見施矣若得抄定軍額則軍士庶可得矣小
臣微末不能盡達所懷北方民情甚多痛怨之事必須為安民實邊之
策乃可以一戰矣近來北方尤為騷擾朝廷雖布寬政該曹該司一不
舉行民心常懷怨望者多在此矣使民至此而遇有事變驅而赴之死
地豈能一戰也李善復曰許筮所 啓北方據險設關之事可矣而山
城必須於遠方近處設築為當萬一不幸賊若充斥而我國之兵據守
山城則主兵在後客兵不必深入矣如內城山城雖有據險處賊若長
驅而國勢一摧則人心不固潰散必矣近來坡州山城等處似為不緊
若築山城則須於兩界兩南遠方近處據險營設可也且近來往來遊
擊大為兩南之憂當初自我國咨請之事今似更無礙為而但以此兩

南之民將不能支保當今目前之患莫甚於此或以一人定為期限而
久留則似為宜當大槩不可不變通矣 上曰何為而變通也善復對
曰兩南之弊已極可使廟堂議處 上目自獻曰其有變通之事乎自
獻對曰善復之言是矣為弊極多故兩南之民不堪其苦目之以不殺
之倭云矣此自廣寧差來者若通於廣寧則或可圖矣 上曰移咨其
可為乎無乃為難乎自獻對曰頃者沈喜壽亦言此事柳永慶以為纔
經咨請之事而姑不為矣或以一人久在則弊或不如前矣其中差勝
如董正誼者咨請亦可也 上曰備邊司可議處若請一人則似涉自
擇矣自獻對曰今雖永止而有所事後更請必不以是為怒也 上曰既
為咨請而出來又厭於心復請止之未安矣雖不見怒在我事體不可
不顧至於如董正誼者請來事則亦似取舍矣姑議之權慶祐曰近來
國家多事都監及各衙門分定之物各官皆分徵於民結富民僅存貧
者不能奠居派移他邑耕人之田以資生活臣近聞畿甸及下三道唐
兵支供之外我國使臣之行雖一二時支供之物亦必分定於民結以
此民不能堪支矣守令私用田結之事一切禁斷則窮民庶幾可保矣
壬正罷出○政府 啓曰凡遇 誕辰節日百僚會同瞻望 日表上

壽稱慶此固臣子之至情而在禮亦不可廢者也經亂以來自 上過

於謙遜每 下權停之 教應行之禮廢而不舉十年于茲頃日有司

以誕日令節不可不行禮之意申 稟而未蒙 允可羣下之憫鬱為

如何哉今者日氣寒凜 親臨舉動自下固不敢請依平時權停例令

王世子率百官稱賀於庭於情於禮斷不容已敢 啓 答曰然則當

勉從○戊辰○王世子問 安○右承旨鄭敷以禮曹言 啓曰大提

學柳根 啓辭三處碑文令主文之人製 進事已為 啓下矣三處

立碑則碑文當以三件否抑以一件文字刻于三處否此一欵令禮官

定奪施行抑臣嘗聞 先王朝甲寅年間 景福宮重修記令提學洪

暹製 進洪暹辭之令大提學鄭士龍製 進士龍又為 啓請令李

混鄭惟吉製 進畢竟用洪暹所製記其文在集中以此觀之 國家

於大述作不必專責於主文之人豈不以重其事而然乎請廣選詞臣

使之撰 進令廟堂揀用之臣竊念代石鑄詞為役甚鉅恐非其時而

碑文似不可不預備敢此仰 稟 傳曰凡事 傳教矣今茲立碑之

舉實出於紀 德載績而其所記載者自有實事將此備述則一文足

矣似不必二三其製但三處之碑全用一文亦涉苟簡撰出一文之後

參以各地事迹稍加增削三件製述各錄其碑凡合事宜然此係頌功
傳後事體重大以有司所見擅便為難議大臣定奪何如 傳曰允事
傳教矣議于大臣則完平府院君李元翼領中樞事李德馨鰲城府院
君李恒福右議政沈喜壽以為分 命三臣各使製 進為宜一文增
削亦大苟簡領議政柳永慶左議政奇自獻以為依該曹 啓辭施行
為當鵝城府院君李山海行判中樞府事尹承勳病不收議 上裁何
如 傳曰依該曹啓辭○慶尚道監司柳永詢馳 啓曰安東府使金
功馳報內府乃城隍司察官金夢佑文狀內縣南面盤松里居庶孽安
麒麟妻私婢民伊去八月十九日產三男事○已已○憲府 啓曰允
軍士准番之後不當規外點考而頃者忠順忠贊定虜等衛既已准番
都摠府郎廳妄信姦吏之言擅出甘結使之一齊待令姦吏因此多般
操弄需索人情致令軍士被侵至此極為駭愕其甘結成貼郎廳請
命罷職奉常寺主簿金就義人物迺疎不合 梁盛重地請 命適差啟
中之職糾察各司為任非輕不可不擇監察金琦為人鹿鄙李維賢性
本庸孱請並 命適差 答曰依啓○司諫院伏以人主一心與天無
間一念之善而休徵著焉一念之惡而咎徵見焉兆朕醜廢至微至隱

而感召應驗莫顯莫彰豈非可畏之甚者乎恭惟 聖上憂勤惕慮宵
旰靡寧其所以對越上帝敬畏天威者可謂至矣然而休祥莫至咎咎
日滋天災地異人妖物恠式月斯生至於今年風水之災孔慘於西成
之日雷電之變又警於立冬之後是則幽厲將亡之徵非 聖明世所
宜有也臣等竊痛焉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詩云天惟顯
思命不易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啟士日監在茲嗚呼變不虛生必以
類應形聲影響不爽毫髮則 聖明之所以致此者豈無其故歟臣等
伏見 殿下英明冠古聖智出天而執德不固誠意未孚故法天謹獨
之心或有所間斷修己踐履之學亦有未至念慮之微未免息忽之
漸政令之間致有疵累之失公道不行於中外讜論久絕於朝著 殿
下之所以代天理物其可謂能盡其實乎既不能盡代天之實則逢天
癘怒無足恠也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
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然則天
之所以譴告於 殿下者不亦切乎於是而 殿下不能盡警懼之實
應仁愛之天則後日傷敗其將忍言之耶方今賊虜猖獗本已搖危
形敗狀不一而足若於此際不有灑濯精神感動天意則其何以弭上

天之灾而消未形之禍也伏願 殿下以實心悔已往以實心圖將來常
存戒懼於不覩不聞之地又察幾微於隱微幽獨之際勿苟於淺效勿
循於姑息允所施措思去其不順於天理者而求所以必合於天心純一
無雜不容少間則實德無愧於對越動作不悖於天心矣夫如是則公道
大行而直言日進克享天心而永孚于休矣宋臣具德秀有言曰異衆而
成未必不興伏願 殿下留神焉時政之闕失生民之疾苦可言者非一而
臣等之言姑闕而不及於此者蓋人主一心萬化之原一心既正萬事可
理故敢以實心之說終始陳達伏惟 聖明澄省焉取 進止 答曰
灾異非常極為兢惕省劄此實諫臣之讜論也良用嘉焉當更加省念
○以宋言慎為議政府左叅贊鄭昌衍為知中樞府事尹昉為兵曹叅
判申欽為承政院都承旨洪昌世為忠清水使趙守準為奉常寺正
祭慶先為弘文館修撰朴顏賢為弘文館副修撰奇協為弘文館博
士趙挺為南陽府使鄭燮為楊州牧使許禧為水川郡守元裕男為
昌城府使尹調元為禮曹佐郎鄭造為戶曹佐郎○庚午○王世子問
安○持平閔德男來 啓曰行大司憲朴承宗引嫌而退籍田既在畿
外收獲欠縮之責專在該郎則提調初不干涉而檢飭其勤慢亦其任也

推照之時有何所嫌大司憲朴承宗請命出仕答曰依啓

十一月朔辛未○止在貞陵洞行宮○王世子問

安○壬申○以備

忘記

傳于右承旨鄭穀曰我國人心素輕浮予經事多昨昨議藥之

夜明知必有驚動之患故令醫官勿告于提調醫官自以為今不告必

有大事俄見東南間火光冲天人聲徹于大內予顧謂內侍曰予不

言乎素如是也頃之入直承旨詣閣外又聞東宮將來問

安予笑而

止之側聞其夜做出訛言自相煽動藥房使令疾走街路大呼唱說曰

上體未宜急名提調等云云以致大臣提調等莫不驚動遑遑失措爭

馳來詣其間可駭可笑之狀不一而足無故驚動人心至於此極此由

無知醫官等所作為極為駭愕其日藥房該官罷職以懲後日○癸酉

○辰時

上御別殿領事柳永慶知事柳根特進官朴弘老南瑾大司

諫成以文絜贊官柳澗侍講官朴震元持平閔德男檢討官朴顯賢假

注書李弘望記事任章李覲入侍

上讀前受周易蹇卦

上曰蹇初

六之義設使人君當蹇難之時則果無所為乎震元對曰蹇難之時亦

當反身修德必相時而動然後有譽也大槩此卦以人臣之義言之如

伊尹耕于莘野太公釣于渭川皆修德而待時者也古今天下雖在

蹇難之時竭力濟難則豈有不可為之理乎柳根曰

上教初六之義非

謂八君乃指人臣而言也柳根又曰韓退之贈陽城曰虜而高尚其志出而王臣蹇蹇 上曰是言當矣南瑾曰陽城為諫議而不言故有是言

上曰韓退之遺格致之學故朱子短之後世有未盡之議然於予私具高其為人此人無師友而起學問高明如明之薛文正亦有贊退之之論矣至於鱷魚驅之如羊如此人輩於宋朝不可多得程朱外則皆不及矣 上曰退之終為何職耶柳根對曰官至吏部侍郎 上曰堯以

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禹湯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退之此語非他人所及矣 上曰近來我國之士不讀東坡云此何意耶村

弘老對曰俗人以為無騷韻而不讀也柳根曰如小臣者主文故致今日之文弊矣 上曰近來文章何如柳根對曰近來文體大變十數年

來韓詩東坡皆不讀之故文弊如是願及此時勸獎幸甚南瑾曰今之人專不師受古文只以東詩為業 文體之所以日卑也柳根曰韓詩

乃文章根本元氣也古人云多讀韓詩則非徒見効於作詩雖至於行文亦可通暢矣 上曰近來文弊非士子之過也乃考官之所致也昔

宋之歐陽脩知貢舉變其險怪之文體明之丘濬為考官黜去浮雜之時文時文矯弊之道果不係於考官之賢否乎柳根曰小臣為考官

見之名為文官者文理未解舉子試卷不能成行讀之奚暇知其文之善惡乎 上曰試官擬望之時欲令改擬而事有未安每每未果該司雖未得如歐陽修丘濬者而極擇一時能文之人為考官則亦可柳根曰今月課題以禮曹請勿取險怪文字出此題者小臣欲矯文弊之意也 上曰中原人不見宋元之文云矣柳根對曰近來中原人或有讀東坡詩云矣 中廟朝有林億齡畫讀李白詩夜讀東坡詩人問其故則曰不可徒尚李白也必讀東坡乃可以屬文也 上曰古文好則好矣但世代既異欲學古文而不及則是猶邯鄲學步也且為詭論者所見恠僻必害於性情其所用文字雖如左傳在兩當黜而考官之所見既誤至於入格故時俗從而效之矣 上曰前者鄉試取士時出諸葛亮不救關羽論題其時入格者以諸葛亮欲殺關羽故不救云其為詭論如此子教禮曹削去以此言之則時文之尚詭乃考官之所致若考官得人以革文弊則雖救如前之弊亦不可得矣 上曰予聞今之士子聞榜出則一等人格之文傳書讀之有如韓柳云此文體之所以漸卑也 上謂柳根曰此皆主文之責乃卿等之所當為也可引導而教之然非人人而教之取舍之間得宜則文體自變矣 上曰今之文體

視 祖宗朝如何柳根對曰臣少時聞之 先王朝選文士六七人彌
為文章養望今之文體安敢望 祖宗朝乎 上曰予聞鄭光弼讀左
傳三百遍光弼非以文章自許而讀書如是古人之讀書據此可見矣
今之人皆不讀書如讀書皆為虛文而已閭閻人云吏曹門外何不作
讀書堂乎此嘲笑之言也古之人在書堂者相謂如其讀左傳某讀馬
史人人捧受而讀之厥後則不然雖有讀書之名未見其實效也今則
書堂並亡愛禮存羊之意亦亡矣 上曰文臣試射皆為虛事也謀免
推考之罪得一分則猶謂吾蛇尚存也此等之射將馬用之乎且古時
選專經之文官今則專經之文官何可得乎 上曰試射文官兵曹絀
下手政院絀下手柳澗對曰兵曹絀下矣 上曰予所見知年少文官
等試射未滿數月而還為絀下何暇成才乎 上曰近來假注書不能
成字予每見而笑之且注書之任極苦注書兩頁甚為不足雖於承旨
六房各置注書亦無妨也未知當初少設注書之意也 上曰 祖宗
以來朔書勸書者所以培養人才之道而予見近來朔書及篆文則不
能成形以此觀之萬無成才之理矣朴弘老曰柳根文弊之言是也柳
根欲矯文弊故柳根為考官則舉子入場時避柳根所去之處云矣柳

永慶曰 聖體若何治風濕之藥頃日進御則見效乎 上曰浮氣時
或有之左手甚於右手冬前但當服藥而已待春暖鍼灸爲計 上曰
醫術非經筵之所當言而言適及此故予言之近來醫術極爲鹵莽予
雖不知醫術然以病之證勢與理究之則亦可知矣用藥極難而醫官
等容易用藥問某病則云用某藥而加入亦多失其元藥之效矣 上
曰予服無用之藥至於經年用此藥不效又用他藥而已柳永慶曰古
人能知病之證勢而治之今人不知病之證勢耳 上曰 中宗朝有
醫官安瓚見一人痛頭曰此落傷也用藥即見其效可謂如神矣 上
曰醫不三世不厭其藥孔子曰丘未達不敢嘗此所以重於用藥而今
人用藥極爲容易則今之醫術亦可知矣中原之人多成冊名如評林
醫學入門諸書皆言養生之道以欺人我國人若信學之則必多喪生
矣 上曰後人皆不及於神農而多以私見作為方書必反有害矣
上曰古時則朝士有能於醫術者鄭疇兄鄭礪精明醫術 仁廟疹候
矣公之醫術只偷糟粕而已 上曰子一心病人也子言而不知言之
是非也且子頃者口不能出言有如亞者然今日一堂之上豈意與卿
等能言乎柳永慶曰有悶迫之情不敢不達上有天變下有民怨南北

有事而以臣冒居相位晝夜悶慮請遜臣職更得賢才使任輔相之責
幸甚 上曰塞卦云利見大人當此塞難之時豈宜退大人乎與國同
休戚之大臣不可退居矣古人輔導其君皆能濟難卿可輔于一人豈
宜退居也柳永慶曰得如伊呂之人使之輔導可也至如小臣者空空
如也豈有可為之理乎 上曰為大臣者當進用賢才內修外攘而已
內修外攘之間有許多曲折矣 上曰咸鏡道必生變故而我國人心
潰散則未易收拾當及未生變故之時為先防備也所謂必生變故者
雖非兵連禍結侵軼鐵嶺之謂也然夷狄之心無厭後日之禍誠可懼
也夏至一陰萌動至於堅冰如阿骨打忽必烈當初其意不至於得天
下而厥後之禍至於如此彼凡事莫不類是廟堂各別處之亦不傷民力
可也柳永慶曰專為防備則民力傷矣恐傷民力則防備踈矣臣百爾
兩全之策而一未得焉 上曰六鎮空虛無可為者一城陷沒則民心
將至凶懼矣予每痛慨而私自言曰前日北道監兵使為何事也 上
曰天將近將入來欲言子 天將令其家丁往見何叱耳所送之人
使彼知 天將之留住則庶有依賴之理矣備邊司先為議之如有一
分之利則可遣 天將家丁使之宣諭但不知 天將之許否柳永慶

曰趙御史前更為回咨使之宣諭老酋何如且北胡竊設之事奏聞
天朝為當 上曰後若無事則不必奏聞後日若有變亂則預為奏聞
可也柳永慶曰小臣反覆思之此賊之患必不止此然則賊之事機奏
聞 天朝為當 上曰彼虜云欲為上京此何意耶柳永慶曰此跋扈
之言也且此胡乃王太之後孫云云何叱耳者非胡本名也乃左弓之
謂也其名卜章台也其兄卜安台死後厥子有之每笑章台之不享富
貴而興兵云矣卜安台女為老可赤妻為一家矣 上謂朴弘老曰卿
為備邊司有司堂上乎領事欲奏聞 天朝之意及于欲遣 天將家
丁往諭之意何如各陳所見柳根曰即今預為奏聞似不當矣徐觀事機
奏聞宜當朴弘老曰臣意以為 天朝既已平定南倭今者又以北胡
之事奏聞則恐或不當 天將近當出來莫若請於 天將遣其家丁
使之宣諭也柳永慶曰 祖宗朝賜忽溫鞍馬矣朴弘老曰朴承宗於
實錄廳見之 成廟朝賜鞍馬優答之矣 上曰彼胡於卿等所見何
如終果無事乎不擾內地之民而能為防備用何策而可得萬全乎卿
等於平日必有所見宜陳之朴弘老曰賊情雖不能詳知然當初興兵
非無端而致之也以中原將官殺胡之故欲為報復之計也頃日潼關

之陷初非長駭之計且聞其國無城池形勢其勢豈至於南牧乎臣意
莫如徃諭酋胡板擄藩胡及我國人刷還後給職牒為常 上曰弘老
之言乃當初可給百張之謂耶弘老對曰夷狄不可信也當先給告身以
利誘之也柳永慶曰不可猝然給之當講定然後為之若使朝夕有竊
殺之患則雖給告身亦無益也北道防戍之卒可至數千明年繼糶之
事極為可慮柳根曰限一二年一邊添兵一邊給告身是乃防備之策
也 上曰東海海赤之變不可謂某事之應而至為恠異矣柳根曰嶺
東嶺南風水之變亦可恠也朴弘老曰我國不能自強而北道守令誅
求書民之政在今尤甚國本何由而固乎柳永慶曰前遣巡按御史徃
按北道一介文官雖不足彈壓一道然守令之貪汚者亦以此而不能
恣行其愆故其民亦多蒙惠自今以後宜遣御史一人糾察守令為當
古者遣戍役之士盡慰撫之道今者赴北將士之妻子軍復其戶以示
國家撫恤之意如何 上曰可成也文曰一當百雖已入送於北道而
所謂一當百者八道以殘弱冗雜充數以如是之卒豈能防備也宜先
召募武士入送北道許以准防還粟後除六品職則彼亦感動應募可
得精兵矣且驛路疲弊駟騎倒損其在平日尚難傳命脫有緩急無可

奈何請選任馬官蘇復驛路可也閔德男曰災變之慘酷未有甚於此者雖不知為某事之應而莫非生民怨苦之所召伏願 聖上倍加惕慮與廟堂講論保存之策則天心可以感動矣且文章之弊誠如左右所達而京外士子於禮文儒書上向意者絕無士習日益偷薄禮義廉恥隨而銷亡極為寒心大司成別擇為士子矜式者久任責成外方則別為 下書各道監司使之另加勸獎而有學術家行者廣加聞目從實 啓聞而朝廷各別有褒獎之舉以之激厲士心為當矣且近來武弁中為將領者之絕或兵水使有闕則洽當之人未得差送將來兵水使可合之人各別擇差刑戶郎官為養望之地宜當矣柳澗曰頃者小臣以事往嶺南而聞之則唐將往來侵徵馬價南方之民以此不堪其苦 上曰受價之言何謂耶柳澗曰不計應入之數多徵馬匹如應入之數十匹而督立四五十匹應入之外則皆受木匹 上曰其價守令辦出乎察訪出辦乎柳澗曰守令察訪皆辦之而守令不能自辦徵納於民間故民不堪其苦矣朴震元曰四書詩傳諺解未准卷及小學諺解令兩南產紙之邑開刊頒布何如 上曰子意亦如是也震元曰 王世子造講尚書而無諺解自今尚書禮記吐釋如詩傳諺解之開刊則

非徒 經筵間有益閭閻訓蒙亦有大利矣 上曰尚書吐釋印刊則

固予意也至如禮記則何必為吐釋乎是乃古人行文也 上曰家禮

不可無釋也使能文者見之尚未易解况未解文者乎自今家禮宜為

吐釋雖窮巷之人閨中婦人皆使知之可也詩經諺解未准卷書傳家禮

釋當為之矣 上曰尚書家禮詩傳欲印之意如何朴弘老曰當使弘

文館專掌印出似當矣 上曰弘文館悠悠泛泛不可為矣 上曰雖

如千字釋之則好矣然禮記則不必釋也欲釋家禮之意如何朴弘老

曰平時李混為輯釋而今不得見家禮之教亦至當矣朴顏賢曰四

書疑問為科舉之極弊一人作之十人書之舉場雷同難於取舍此似

當革去也 上謂柳根曰然乎柳根曰不知製疑者未免偷寫他述故

有雷同之弊臣為考官使不得立製別無雷同者矣 上曰各以其意

作之而自同乎傳書而同乎朴弘老對曰傳書故雷同矣 上曰易書

不可罷易書之後名楮尚好之風自革矣朴弘老曰近來宗室不能解

文願依平時復立宗學何如 上曰意則好矣在今為難人品不同自

棄之人雖教之而無益也 上謂柳水慶曰宗學設立何如對曰不急

矣柳水慶曰宗廟宮闕不可不營建宜先料理可也朴弘老曰自

上接見

天將之時及望闕禮時

大內甚狹百官班行不成模樣

西牆外有空地構一小室以為

御殿用於朝會時何如

上曰可為

則為之午初罷出○甲戌○王世子問

安○以成泳為兼知義禁府事

鄭昌衍為兼同知成均館事申欽為承政院都承旨趙存世為成均

館直講張彥忱為工曹正郎權昕為禮曹佐郎兪學曾為藝文館檢閱

洪翼俊為成均館典籍李成吉為德源府使趙靖為大丘判官趙暉為

金化縣監黃應聖為司憲府監察金挺立為司憲府監察李滉為司憲

府監察黃廷祿為江界府使李談為戶曹正郎蘇光震為京畿都事白

瀚南為利城縣監○乙亥○上幸南別宮接見劉遊擊○晝 王世子

問 安○丙子○王世子問

安○同副承旨柳澗以禮曹言

啓曰

臣等謹按五禮儀有

王子入學之節而亂後久廢不行目今

聖廟

重新修舉廢墜正在今日未經入學

王子遵依禮文一一舉行何如

傳曰徐為○丁丑○左副承旨崔濂以備邊司言

啓曰以訓鍊都監

啓辭鍊兵實記印出事入

啓

答曰印出則當為學習用於戰陣非

但觀羨而已矣此書似尚車戰車戰元是古法春秋時皆用車戰古人

曰井田之制亦為車戰而設縱橫百畝使兵車不得長驅古人論車戰

之利有引衛青武剛車而為之左祖者焉晉武帝時有一將以兵車大
破北虜高麗初有康兆者亦以兵車禦契丹之兵則車戰之制尚矣雖
然自是之後無聞焉而我國山川險隘未嘗習用車戰一朝傳習此法
駟數隻齟齬之車欲與馳突如飛之虜爭衡於陵谷之間豈不危哉然
兵法何可易言其冊之在都監者送于備邊司與諸宰商確議啓事傳
教矣今此撰出新書意在防禦山戎而掩是車戰之規若能善為傳習
教訓士卒則當其緩急果不無所益但我國山川險阻與中原蕩坦之
勢相懸閉國以來未嘗習用車戰制度無傳習俗不慣今以文字間節
目徒為教鍊之方而一朝驅使必欲爭衡於鐵騎之馳突則其輿尸致
凶之慮誠有如上教蓋印頒方書教鍊士卒者將以致用也使韓嶠
若但教訓於都監傳習其規而已則猶之可也若以為利於防胡而為
他日試用之地則西北兩界為防胡初頭而地勢視他道最為險阻不
得方軌之處亦多有之車戰之難不待智者而可知兵凶戰危雖策出
萬全不可不懼况敢以曾所未習之技卒然施教知其齟齬而僥倖於
危道哉印出此冊傳習之事恐非今日之急務臣等之意如此而亦不
敢自以為是唯在 上裁 傳曰先○戊寅○王世子問 安○憲府

啓曰自

上禮贈

天將體面至重而曲徇納者之請敢以毛薄之皮

苟充貿呈極為駭愕濟用監色官負請

命罷職毛薄之皮不合禮單

補階之毀事涉不謹政院置而不問又承

上教始為之辭失職甚矣

色承旨請並

命推考監察鄭泗頃以僞鄙重被彈論曾未浹旬旋授

本職公論自此益輕殊極未便請

命遠差近來相避之法漸壞非但

注擬之際或多不察至於赴任之官與道內奉使之臣有相避者請令

該曹處置

答曰依啓○行大司憲臣朴承宗執義臣李德洞掌令臣

李德溫持平臣閔德男等伏以臣等俱以無狀待罪風憲天怒於上而

不即進規民怨於下而不先救弊苟冒隨行舍嘿度日臣等之罪可勝

誅哉幸賴

聖上玉體平安旋御

經筵一日二日勵精為治此誠祈天

永命致國亨嘉之會也而伏見近年以來星宿錯行兩暘不時而去秋

風水之灾振山漂野冬日雷霆之作有同夏月此皆叔季之變而成茲

於聖明之世天道玄遠固難測知不敢指為某事之應然而天人一

理間無容髮善惡之應捷於影響苟遇灾而知懼則灾可變而為祥遇

灾而不知戒則天怒益激而其禍尤酷吉凶之幾只在戒懼與放肆之

如何耳今日之天灾地異安知非玉成我

聖上而永固邦本也哉古

人云祥多之國其國危異衆之國其國安豈不然乎臣等以此不慮災異之衆多猶慮 聖上戒懼之未盡也竊見 聖上遭陽九之厄濟板

湯之艱

廟貌草創則宮室未遑也邊圉屢聳則

宵旰靡寧也惠鮮

之政每下於八路之遠新贍之志不懈於九重之上深宮燕居恒懋儉節恩寵不偏於姻戚邦憲不撓於貴近斥誣妄之告嚴贓汚之律以吾君寅畏欽若之實如此而天譴荐示民生未奠究厥所以豈無其由嗚呼自我照臨有赫時政闕失亦足召災即今痼弊之未祛時習之不正貢法之淆亂軍政之廢墜在旣先講而規處者也防納之弊自

祖

宗朝嚴立禁條著之令甲經亂以後其弊日滋始焉小民之牟利者為之今則士大夫之有識者亦為之始焉該司之貢物納之今則係干

御前之方物無不納之人情花消刀蹬侵責之害已不足言而本色一

分收價十倍子母徵賦膏血凌剝民生安得不困邦本安得不蹶士大

夫之換名射者雖難指摘醜詆之聲播於閭巷豈非清朝之羞辱哉古

之人至於拔園藝斷婦織而今世之士敢與小民肆然爭利官家賤隸

假勢橫恣貽害中外者何足責哉此由廉恥都喪奢靡相尚之致日者

廉謹之選旣以激礪貪墨

聖意旣及實非偶然而朝著之間愛錢成

風醉瑞纒醒木妖遽興

君父越在行宮

供御十減八九其在人臣等

宅過侈服飾踰制轎輿之僭無別於妻妾聲樂之張益肆於外方抑獨
何心哉却銀武夫反加嗤笑俗尚之偷誠可寒心時俗污隆繫於治道而
聖上崇尚正學躬行導率側席求賢虛襟聽言其所以作其振勵之方
可謂至矣士習日汚趨向不正以尋師問學為何事以筮仕圖祿為得
計纔免髻髮先講蔭才場屋之嚴或多借述窮養如此達施何取廉隅
自守者謂之矯激欲行公道者或疑生事獄訟之所關節濫觴注擬
之地奔競如市事意不孚形迹是拘是非相奪畦畛必分寅協之義其
可望哉視土之宜制民之賦王政之所當先者也而一經兵燹版籍
蕩然臨危誅求色目如蝟哀我赤子誰因誰極自

上軫念生民之

困瘁爰髮命有司議定貢制雖文王之子惠無以過之有司之臣不體
德意玩愒數年予即完了而土毛有無不分多寡或定非產或增舊
減邑大而貢小者有之民寡而賦重者有之以致民情不便國計無實
詳定之意果安在哉畿甸之弊甚於外方參貢之害為民巨蠹度支之
官尚未釐正曾謂 聖明之時有此病民之政乎軍政之修否係國家
安危大亂之餘宜若小振而將冗率惰紀律解弛雖謂無兵之國可也

開丁半托於勢奴軍額日減於舊簿充定之法非不嚴明守令之輩苟
救目前收拾傭丐據定歲抄名纔登案身已流亡雖曰簽丁實皆空簿
至於防海之舟師督役工匠剝割漸甚戍北之精兵轉賣弓矢疲頓已
極以此兵衆其何以遏寇而禦敵乎身為將領者平居官爵已隆臨亂
何以責死乎頃者邊境一聞羽書交馳受任重鎮者徘徊窺免將驕之
漸識者有憂古之人君斬一使相豈無其意孫敬之死屢見靈申馬駮
之敗未聞伏辜譴張之說自誇奇策與尸之輩安然爵位藩臬之無人
紀律之不嚴從可知矣嗚呼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而况始之以貪乎當
此維新之日豈無更張之道乎防納之弊則 下書嚴責監兵使使之
一切直納如有寅緣于請者隨現 啓闢從律重究士習之正專在教
導間擢學問老成之人授以祭酒以任責效則濟濟之盛可以見矣平
邦賦振戎綱此在 聖上責勵有司一轉移之間耳經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苟無大段利害 祖宗舊制不可輕改姑舉甚者而言之藩臣
率眷徒貽弊端亦何商量緊歇為先革罷也雖然規規於事為之未及
汲於彌令之間何足以回天怒而轉灾為祥乎噫君心萬化之本原人
才補治之良具苟能操存盤水對越上帝而倚任忠亮勿貳勿間則以

之事天而天心格以之出治而洽化行伏願 聖明留神焉取 進止

荅曰省劄無非讜論良用嘉焉近來災變非常憂深淵谷恒切兢惕劄辭當更加省念且堇諫以言為責如士大夫之貪墨習尚之類敢允可

以言之者隨事糾劾以肅朝綱可矣○以李好義為弘文館副校理柳穡為司憲府持平○己卯○王世子問 安○庚辰○左副承旨崔濂

以備邊司言 啓曰遊擊差官開諭忽胡事監兵使漠然不知本司宜

將此意秘密急速行移知委諸事預備軍容整齊設宴席呈禮單等事使之無不察行言于備邊司事傳教矣劉遊擊方駐京城委送差官

二人持令旗巡哨邊上之意依 上教為先行會於監兵使處使之凡事預為整齊差官之入列陣盛陳軍容以迎設宴禮單及一路支供等

事各別舉行勿令欠缺至如開諭曲折更與遊擊商議停當後隨行武士處秘密指授以送為當敢 啓 傳曰凡○辛巳○王世子問 安

○上出御中門外待劉遊擊○壬午○上行望 闕禮○王世子率百官行陳賀禮○上幸南別宮接見劉遊擊○癸未○王世子問 安○

諫院 啓曰罪關綱常之人厥主呈狀于刑曹則本曹所當嚴囚推詰依律定罪而奴玉守托以工曹匠人而保放奴介叱同呈狀累日不為

捉囚物情莫不憤惋請刑曹堂上推考色郎廳罷職公州乃湖西巨邑
加以新設營門苟非其人決難彈壓新判官康昱性本弛緩且無聲望請
命適差其代各別擇遣慶尚左道兵使金應瑞為人驕妄加以貪縱且
刑杖苛酷大失軍民之情請命罷職 答曰允○憲府 啓曰近來外
貢防納之弊日滋貽害於民莫此為甚為守令者一從勢家指揮非徒不
勝禁戢又從而增益之誠可痛心益山郡守金長生以有識蔭官曲循奸
吏之言允于京納貢物任其月利之徵民不堪苦請命罷職崇獎節義
激厲風教王政之急務也國家再經兵亂窮村僻巷決義舍生之人不為
不多而茲皆泯滅未蒙旌表之舉豈非 聖世之一大欠哉各道 啓聞
公事累年掩置殊甚未便請該曹從速查考以施褒崇之典大典續錄
內奴婢田地嫡妻父子死囚推考等事不得已塗擦改書處踏印云則允
啓本 啓目塗擦處踏印非舊例也大監 上前陳達文書所當十分楷
正不許擦改以致敬謹之意而該曹只據一藩臣狀 啓之辭創開新規以
長慢忽之習殊甚未便請踏印公事勿為施行 答曰依啓○甲申○壬
世子問 安○咸鏡監司李時發馳 啓曰藩胡之來接各鎮城中者事
甚難處會寧胡人馬甫大夫郎介等先為內徙與否令該曹商度指揮事

曾已狀 啟備邊司回 啟大槩不可輕許移入內地若以臨急向背為慮則馬甫太等姑為移置鏡明吉之間俟其事定還送各部事臣遵依朝廷分付令會寧府使柳珩開論馬胡等移接吉州渠不肯從曰如其移居於明吉不若仍居于此臣竊念明吉既近賊路渠且不肯移居而道內他處皆無可當移置之處馬胡等所率多至四十九名初接之時糧料支給亦甚難處臣即為分付于兵使及會寧府待明春處置次姑為善論仍置會寧前日 朝廷分付如彼臣不敢更請內徙而柳珩馳報則力陳其難處之狀渠若揣知則或恐有意外之虞而馬胡骨相亦甚兇悖驍健無比後患實不可不慮而道內移置難便之狀有如前項所陳有 朝廷量宜指揮何如 啟下備邊司

史臣曰戎狄豺狼也人面獸心變詐百出弱服強叛向背靡常故春秋有區別之義郭欽獻徙戎之策其機如此可不慎哉

○乙酉○王世子問 安○中宗大王忌辰○全羅右水使宋安廷馳

啟曰臣冒受本職一年有半其於所管各鎮浦軍情飽聞而熟見則不可不思所以慰悅其心使不至於流散者而臨機應變之要亦未嘗不經於心蓋自丁酉以後防禦一事專以嶺南為重而以臣所管各官浦

戰船什之七八每歲入赴于嶺南者主將之令則區區得之之計雖切而何補哉大槩鎮浦戰船比各官其苦懸絕所以然者各官則地廣人衆故分為四番輪回入赴于嶺南故雖每歲入赴於嶺南而亦不至於妻子流離之患惟鎮浦則不然瘡痍子遺之士兵自二月至九月終歲入赴于嶺南而其妻子則飢寒號呼於空城之中于今十年其勢如此而不免於流離亦難矣雖有若干邊將撫摩而安集之亦非長久之理也或者謂以古今陣為內地戰船雖寡可以把守臣竊以為不知言者也想彼島夷慣識海路雖曰釜山與賊為隣而倘有兇賊便道取疾捨釜山由三島直向湖右則曾不一夜可犯本境領此孤軍似鎗拒轍凡此數者豈不寒心臣之愚計以各官各鎮之船分為甲乙今年甲赴於嶺南乙赴於湖右明年乙赴於嶺南甲赴於湖右互相輪回仍以為常則各鎮浦子遺士兵妻子之憂庶可少紓矣又令舟師郡邑各造防牌船一隻預備機械以待水將子虞之機則於嶺南頗有掎角之勢在湖右亦有應變之策明年春汛只隔數月朝廷以十分紿商預為定奪俾無噬臍莫及之患矣

啓下備邊司○丙戌○王世子問

安○百官

賀

中殿詔日○有政○咸鏡監司李時叅馳

啓曰臣於北巡之時

致意於因山設險處則如磨天嶺乃東國之蜀道也長白山自富寧起頭邈迤而南其勢撐天抵海而盡磨天即其山盡處也而為六鎮迤南第一頭險阨之地不幸使賊逾此恐未免南朝無人之譏若於嶺上設關如函谷山海關之規常時則專事譏察臨急則陣兵把截夫如是則邊上逃移之民豈敢恣行如前雖虜騎長駟亦豈敢遽得逾越其為便益不一而足臣曾以此意申稟于體察使韓孝純且與李廷蘊相議則所見與臣克合斷然以為可設臣欲待廷蘊出還更為酌議 啓稟

朝廷今因經筵官所 啓廟謨又及於此誠為幸甚但大路則臣所目見而聞海邊一路此乃嶺上雪塞時由之路也端川以南邑城山城

中可合據守處審探修築臣與兵使李箕賓通議端川北青等處則令李箕賓看審咸興以北則臣親自看審則端川之端州古城在端州迤北向磨天直路之旁而乃一山城形勢甚好北青邑北七八里許有一山城形勢亦絕險可合據守李箕賓審擇馳報咸興之邑城幾盡頽圮且甚濶大緩急無保守之路故欲隨其形勢進築其半永興之雙城在於府治之北二里許古城半餘頽圮而形勢恰好可仍為邑居故端川以南此四處欲為修築使形勢連絡以為緩急次第保守之所只患事

之不速磨天設關又是必行之策若論其緩急先後則先扼磨天之險然後南官諸城之守方可次第而議若自朝廷決策於此則南官各

處修繕之舉皆當姑停而先為專力於嶺上之備朝廷從速籌度定

奪指揮目今深冬冰雪交積非但登陟為難許多微細踐徑非雪中一

覺可了欲於明春雪消後與兵使李其賓歷歷審察啓聞計料但有

違於急急往審之命極為惶恐其看審遲速並令指揮啓下備邊

司○以尹守謙為兵曹正郎金尚窩為竹州府使柳舜翼為咸鏡都事

金鼎一為公州判官○丁亥○咸鏡北道兵使李時言馳啓臣近觀忽

賊動靜變詐百出反覆難信自件退餓事之後謂朝鮮無能為耳允應

酬之際如不稱意則輒以兵勢恐脅其凌轢之狀不一而足臣於前日

鍾城府宴享時論以我國法制無功者不賞有罪者必罰汝當被擄人

口及搶去藩胡無遺刷還以輸納款之誠然後職帖百張准請許送事

舉理開諭非止一再而狼子野心豈能帖耳奔命乎前者略送老職

人口來要百張職帖已諭邊臣未能自斷不得已啓稟朝廷方可

施行汝等姑留件退以待回下之意因此頭胡等尚留件退今著以邊

臣之意姑送軍官講定則前後措語乖件問答之際必逢彼怒脫有意

外之患悔不可追探其金光俊密告前日孫文孝出來後梁忠彥言于何胡云此輩拘留則職牒立至何胡深悔失機云今此舉措決難輕易處之然 朝廷分付如此而頭胡等適以職牒探聽事自件退出來故

鍾城府使柳斐招致轅門前日既已不可自斷之意諭之今若以有

旨內辭緣開論則前後有異故拈出有 旨內可論之事諭之餘皆拈

以巡察使分付諉之曰昨到巡察文移如此如此爾可歸告爾首綠俸

衣件一依有功藩胡例減定而 朝鮮人及藩胡等畢刷還後受職事

一一回報則我 國萬無失信之理等項事情委曲開論厚饋入送試

觀其意事分付當初孫文孝來言 朝鮮人物絕勿轉賣金光俊密告

人物刷還初不舉論絕勿轉賣之言問於金光俊則何胡之言是也初

不舉論之事問於孫文孝則前兵使金宗得入送時開論之辭着印諺

書內不為舉論故身亦不言刷還之事云故同諺書監封上送矣忽

首言孫文孝入來時人物刷還初不舉論而職牒入送則被擄人口盡

數刷還云者乃我感 國厚 恩之誠云胡人詭詐之言自來常態而此

一欵則渠之所執終始如此非中變之辭亦非做出之言但上京與咸

興之事前日開論時推托 天將已盡開論以杜其意若藩胡咸興上

去則彼必執言亦欲上去藩胡上送事未知何如 朝廷急速指揮事

詮次善 啓 啓下備邊司○前北兵使金宗得聞諭諺書何叱耳職

貼給授盡為禮貌後跪之而開諭節目一爾職牒大欲之云故堂上職

及冠帶鞍子給之矣如是後一依朝廷行之一爾職非止今番爾能

恭順貢亦優數為之則爾職漸漸高矣一爾下人等盡欲授職云爾先

授職作為官負然後爾下人等隨其功而職牒授給矣爾持而分給則

國家體貌是而爾權亦重矣 萬曆三十三年七月日以諺文書論

史臣曰金宗得六月興師全軍覆沒而 朝廷不之誅又以迂濶之

言欲化桀驁之心其可得乎

○戊子○傳于政院曰自前嚴寒則闕內八直軍士等處空石題給矣

依前例題給事言于該司

史臣曰虐民破家流亡者多矣願 賜一國之寒者正謂此也

○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夜五更月暈○己丑○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庚

寅○辛卯○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壬辰○夕 王世子問 安○初昏

上御別殿受針○咸鏡道監司李時發馳 啓曰鍾城府使柳斐馳報內

忽將叱叱介等疑畏還走緣由兵使已為詳盡馳 啓大槩伊賊情形日

漸已測不知前頭事機將復如何若或此賊挾大兵逼到近部姑為不犯我境而更以百張職牒祿俸彩衣上京等事為脅請之計則上京一事

固當牢拒而其餘三件事許與不許呀係甚重何以為答千里 朝廷

往復 啓稟之間事會百變誠為可慮 朝廷預為商度指揮李蘭又為

備小弄耳入送云待其回來賊中動靜更為馳 啓計料 啓下備邊司

○以崔濂為承政院右承旨黃是為承政院左副承旨吳翊為藝文館

奉教宋克訥為藝文館檢閱鄭穀為折衝將軍行龍讓衛護軍○癸巳

○王世子問 安○左副承旨黃是為以備邊司言 啓曰以憲府劄字

傳曰此劄辭中有可行事有議處事備邊司大臣所在送于備邊司事

傳教矣貢制一事當初磨鍊時未免有疎漏之事故今方廣聚眾議詳

加查准改定計料而如參貢之害為民巨蠹誠如劄中所陳令該曹更

為釐正施行藩臣率眷初出於久任責成之意而厥後不無弊端似當

商量緊歇漸次革罷但係沿革重事自下未敢擅議惟在 睿裁 傳

曰率眷非舊似可罷但新設未久還罷似遽姑待後日○甲午○王世

子問 安○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兵曹判書許箴工曹判書尹暉戶

曹判書韓浚謙 啓曰因 經筵官朴弘老所 啓西墻外 別殿造

成以便行禮事 允下故臣等俱以該掌之官西牆外臺址看審料理

則地勢莊不更好而功役極其浩大既有 殿宇不可獨設一棟左右

當有月廊前有正門編門周垣地臺石月臺亦當高築三四層不但財

力之屈石役之廣難以限量方有 廟闕兩大役財用當漸次預蓄則

似不可輕舉唯是行禮之所不可一日無者羣議以為撤內班院以其

地東向安 正殿繚以長廊一半仍為內班院宣傳官廳以其餘為司

謁司鑰房差備門移設於溝上橋邊池西築牆以隔內外使雜人不得

近於今差備門則 大內體貌始為嚴邃而功役不至重大云作圖觀

之此論殊為近理敢以圖形仰 稟 睿裁 至尊之御體貌極嚴而

間舍淺露臣等心常未安前頭 宮闕雖將營造而時 御之必終當

為 離宮若依此為之則不但行禮有所內分之分亦且嚴截材料既

已略備不至於牆西之浩廣難成大臣之意皆以為然故敢此仰 稟

傳曰允○乙未○王世子問 安○司諫柳永謹 啓曰臣以文科二

所監試官進參檢察入場儒生之數則四館當初分送者七百餘人云

而成篇之數初場則九百餘人終場則八百餘人臣恠訝其懸殊查考

錄名冊則其數幾至千餘故臣出榜時考覈名存者出榜矣第場中之

事監試官專為檢飭入場之數如是抵牾而不得嚴整場屋之事其不
察之失大矣請命 適臣職 答曰勿辭○掌令李德溫 啓曰文科
二所錄名之數四館分送者七百餘人而入場成篇初場則九百餘人
終場則八百餘人臣訝其所以錄名冊取考則其數與四館分送之數
大相不同幾至千餘故臣於今日出榜時一照查只以名存者出榜
矣第念場屋之事監試官無不檢飭入場之數前後牴牾而不得嚴整
致有如此之弊其不察之失大矣請 命適臣職 答曰勿辭○丙申
○壬世子問 安○未時太白見於巳地○諫院 啓曰末世公道只在科
舉而近來私情大勝場屋之間多有奸濫之事識者之寒心久矣今文
科二所儒生錄名分送之數初則七百餘人而入門之數多至千餘人其
間或挾書或疊書一任儒生欲入之所以致入場之數多寡懸殊科場不
公實由於此二所入門四館當該官請 命先罷後推疊兩錄名儒生參
榜者令該曹查覈削去場中易書之人吏兵曹以書吏及能書軍士照
數定送而今次文科二所易書之中訓練都監書吏權汝敏冒入場屋
代書之際現捉囚禁令該曹依律定罪當該差備官請 命先罷後推
答曰依啓○憲府 啓曰我國公道一脈只在科舉而近來場屋不嚴踰

越法禁罔有紀極極為寒心四館例於科舉前期錄名應赴士子計數
分所非顯有相避之人則亦不許臨時錄名者所以重其事而禁濫僞也
往在庚子年以分所多寡不同至於四館被罪試場罷出自是之後入門
錄名一切不為申明立法而今此文科別試二所分送七百餘人而入
場成篇則多至九百餘度其數外添錄莫此為甚四館之不有邦憲挾
私用情之狀尤極痛心此而不治後弊難防二所入門官請命拿鞫
定罪以嚴科舉事體且士習不佳赴舉之際任意去就有錄於彼而入
於此已為痼弊在法應避之人外如有移錄密榜者令該曹查考削去
以杜後弊科舉易書之意所以禁防奸僞也自前該曹別錄能書之人
移文于試所差備官專掌使之謄書乃舊規也今此文科二所差備官
敢以該曹移文內名無者率入場屋中其所親切舉子試卷擇好紙摺
書呈入凡在所見大異於衆顯有循私之迹極為駭愕差備官請命
罷職其現捉能書之人亦令該曹依法定罪近來官爵猥濫無積勞著
績而越序踰品固有限量識者已極寒心至於蔭官罷散之人復職之
際例陞一級其何以礪慢而責罰乎政體之未穩莫此為甚益山郡守
洪裕別無聲稱且乏履歷而遽陞四品之職物情深以為未便請命

遞差 答曰允○丁酉○王世子問 安○憲府 答曰同知中樞府事

權禧曾為黃海監司時托稱弟家 國婚之需列邑貢物皆以木綿倍

從徵責使之輸納管門親自點檢直送于其家身為一道風憲之職防

納之事少不顧忌無所不至至今海西之人莫不唾罵而鄙陋之如此之

事不可不隨現痛治以徵弊習請 命罷職忠清道觀察使李弘老率

畜娼妾呀欲無不曲從貽弊列邑有不可言而至於使之乘轎張樂翱

翔身在宰列蠱惑妖妓踰越法禁莫此為甚請 命罷職昆陽郡守宋

汝棕到任之後專事剝割闔境怨咨請 命罷職濟州一邑邈在海外近

以連歲凶荒凋弊已極自 上每加軫念屢遣 御史撫綏之進貢之物

亦或量減絕島之民有安集之望矣頃日司饗院以橘柚 進上依平時

上送事 答請雖係 進供若依平時則其為海島民生之弊不贊姑

依亂後之規而其公事勿為舉行 答曰允耽羅進貢有蠲命則可自廢

恒貢罪應包茅之減之雖不難頑習不可長○王世子問 安○庚子○未

時太白見於已地○諫院 啓曰頃者北兵使李時言祇受書狀備邊司欲

見推來則初以闕失為言終乃只將末端善 啓以下割帖以送當此北

鄙多事之時不小邊臣書狀任令下人割取竟不得取考其不職甚矣請

色承旨適差全羅兵營虞候崔純為人泛濫家在數日程往來無常徵責
列邑貽弊多端請命罷職 答曰依啓○以李輅為工曹判書為人

申欽為漢城府判尹洪湜為兵曹參判尹暉為忠清道監司全時獻為

兵曹參議柳夢寅為兵曹參知尹昉為承政院都承旨宋錫慶為世

子侍講院輔德柳慶宗為司憲府持平成俊者為弘文館校理李必榮

為弘文館校理權昕為兵曹佐郎黃敬中為弘文館修撰柳穡為弘文館

修撰○夢寅壬辰年隨駕到平壤聞賊至遁去乃是忘君之人也嘗以別

星往關西聞都事成安義永柔妾白玉色美馳入其縣以別星之威怯奸

而奪來厥後還為趙庭堅所奪為黃海監司時聞松禾縣監柳悌婢色

美喚出而欲奸悌累拒之夢寅必使出之奸而後已其淫縱如此此則非

但為色悌乃永慶之子欲為永慶婢夫諂媚之計也堂下時以永柔妻為物

議所棄懇乞於銓官得為應教因陞堂上背恩忘德乃其平生長技也

其兄督柳慶宗嘗以臺諫論權奸事見斥夢寅恐其累及而見忤方言慶

宗之非於諸處慶宗不勝痛憤去水原農舍時為見相切人訴夢寅乘

時構陷之狀云矣

乙

十二月朔辛丑○上在貞陵洞行宮○王世子問安○壬寅未時太白見於巳地○癸卯未時太白見於巳地○憲府啓曰副司直成啓善為其子弟潛遣都監管下能書人濫入場中使之書呈朱草其踰越法禁行私場屋之罪不可不治請命罷職答曰允○以黃璫為禮曹判書尹安性為兵曹參議金時獻為承政院大司憲柳寅吉為江原道觀察使鄭穀為兵曹參議金時獻為承政院左承旨尹國馨為掌隸院判決事朴東善為通禮院相禮沈彥明為刑曹正郎崔應虛為禮曹佐郎俞學曾為承政院注書尹洞為判中樞府事宋安廷為全羅道兵馬節度使○禮曹啓曰十二月二十八日承傳內我國末世公道一脈只在科舉兩近來私情太勝場屋不嚴多有奸濫之事識者之寒心久矣今次科舉二所錄名分送之數初則七百餘人入門錄名多至千餘人而成篇則九百餘度其間或夾書或疊書四館挾私用情之狀極為痛心且士習不佳任意去就有錄於彼而入於此已為痼習在法應避人外如有疊所錄名參榜者查覈削去以杜後弊事承傳矣今考錄名冊則入門錄名者只四人其所謂濫數則由於四館之不察混書於錄名元數之中自曹無由查出其間或有非相避而疊錄他所者此則應為削去又有

泛書於相避錄名冊而既無相避文字又不知某人相避不可以相避
例論亦當在應削之中至於法當相避顯有公文可據而疊錄者則當
爲分據各其名下懸錄相避分秩開坐別單以 啓 傳曰知○甲辰

○王世子問

安○判尹申欽

啓曰臣之無似本乏寸長猥蒙洪造

躡躡率列屢叨誑據恒懷悻悻豈意茲者恩擢復行聞命以還撫
躬罔措涯踰分溢臣不暇言唯當竭臣心力報效滄埃直念空疎鈍劣
最出人下歷官雖多遇事愈窒先後受任無非備負斯實國人所共明
知也然得逐隊隨行不底罪辟者特以郎署佐貳管領不大如瞽有相
免於顛躓爾今臣所授有異於前班聯六部位長京兆班位之隆而責
任隨巨非有素望莫宜居之遽及於臣其若之何器重人輕立見其債
不自量已冒昧趨仕則臣身縱華公議可畏伏惟 聖明天地父母察
臣至誠 憐臣庸愚亟 收新命以安臣分不勝幸甚 傳曰勿辭○

乙巳○章順王后忌辰○丙午○王世子問

安○以備忘記

傳于

同副承旨柳澗曰昨日申世恭招問西虜形勢因賜弓劍等物渠訴
自前往來虜地特蒙除職而塞上之人無從仕京中之勢身為土兵
通事當死于國事臣妻寺婢願蒙免賤云其言似為猥褻而邊方士

兵不可不慰慰一土兵可以收邊上心如非大段難事特從其願如何如從其願可於還下去前即為成給言于該曹○丁未○王世子問

安○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同副承旨柳澗以備邊司言 啓曰揚備

禦專為釜山留兵刷還一事出來而說稱布政咨內有召引逐道逃兵等語執以為言又欲取路於兩南將義牌文今雖開諭似無聽從之理且釜山留兵若非備禦親往刷還則亦不無難處之患更令接待堂上往見措辭使之只往來釜山宜當備禦到釜山之後強欲取路湖南則雖不得止之而勿令遍歷列邑以貽弊端之意隨行接伴官譯官等處各別言送亦當敢 啓 傳曰兄○戊申○憲府 啓曰判中樞府事尹洞護 陵之功則有之正卿重秩已足以賞其功也今茲從一品崇階豈可輕施濫授不念命德之義乎物情莫不駭異請 命改正金汝純等罪在贓污而丁鳴說等濫陳伸救之 疏政院在出納之地不思惟兄之義遽即捧入見聞莫不駭愕請色承旨推考儒生削擄其事極重禮曹考出之際既當十分詳審而今此李豈等以同名之故亦在被削之中不復辨覈至使紛紜自訴於 闕下事體極為駭愕請堂上推考色郎廳罷職注書全漫人物元庸且無名稱不合堂后之任請 命

改正 答曰允尹洞陞授可不須論之○已酉○王世子問 安○諫

院 啓曰近來超資越階者非止一二物情之未便久矣判中樞府事

尹洞曾以守 陵擢授正卿重秩已足以償其功矣今者又授本職一

品崇班豈可濫施以輕命德之義乎輿情莫不駭異請 命改正頃者

講經試官 命出之時為該曹者所當詳知公故有無俾無臨時顛倒

之患而或以差 祭或以未肅拜未下批之負混為書 啓至於夜半

更出 命牌其不職甚矣請禮曹堂上推考色郎廳罷職且政院亦不

趨查處乘夜 啓請其不察甚矣請色承旨推考○憲府前 啓判中樞

府事尹洞曾以守 陵之功特授正卿之官已足以賞其勞今又陞秩

至加崇資物情莫不駭異請 勿留難亟 命改正水鐵里乃京城至近

之地強賊竊殺戮橫行而不為跟捕極為駭愕請左邊捕盜大將准

考從事官罷職 答兩司曰允加資未可改○庚戌○諫院前 啓判中

樞府事尹洞曾以守 陵之功超授正卿之列已足以償其功今者又

授一品崇階命德之典豈可濫施乎物情駭異請 勿留難亟 命改

正 答曰勿異休煩官辭之濫亂後○以朴弘老為刑曹判書尹安性為

兵曹參判洪可臣為開城留守成以文為禮曹參議崔天健為行司諫

院大司諫朴孝生為軍資監副正閔汝任為司憲府掌令宋驎為禮曹正
郎蔡慶先為吏曹佐郎權昕為兵曹佐郎俞學會為藝文館檢閱趙仁
徵為潭陽府使李光胤為咸鏡道都事崔昱為護軍李忠養為副護軍
○備邊司 啓曰 備忘記羣策畢獻無非遠計預先 聞奏以為後
日地固謀國之良籌而誠不可已矣但慮今日之行不無似遽又自擬
於驕子嫵所以詭問矣且老酋自我國視之雖似勁敵自 天朝視之不過
一落公麼胡也乞 勅宣諭云者將令該部傳諭之意乎抑直下 勅書
於老酋之意乎直請 勅下則至勞 璽書似為猥襲若 勅下該部
傳諭之意則其措辭乞 勅下該部奉 旨宣諭云云如何更議處之且
徐為發行不妨事 傳教矣 奏聞中乞 勅宣諭結末之語臣等茫然
看過未能省得今承 上教極為允當以乞 勅下該部 宣諭之意改
為撰定為當使臣設行日期則近觀北報以為進退亦為宜當並敢
啓 傳曰允○辛亥○王世子問 安○諫院前 啓判中樞府事尹洞事
掌令李德溫持平柳慶宗以本府照律必因 傳旨而為之今此 千秋
使等照律 傳旨內有到廣寧賣皮五百張云云計其日子似在 赦前
故臣等照律入 啓矣伏覩 下禁府之 教不察之失大矣執義李德

洞以聖節千秋使臣等推考傳旨有曰到廣寧賣皮云云則其事似在赦前故以蒙宥入啓其照律顛錯之失甚矣而臣適以賤疾在家不得與同僚齊避呀失尤大持平閔德男以千秋使等推考公事照律顛錯之失辭避而千秋使李馨郁臣之妻同姓三寸叔也法當相避勢難處置同僚大司憲洪湜以臣今日以同僚俱避嫌之故罷仕在家日暮時府吏來請曰城上所亦避嫌前啓當連云臣聞之闕門將閉顛倒來請更招舊吏問之長官則無連啓前例云臣不能詳察虧損體面不可覘然在職並引嫌而退允推考公事必因傳旨內辭緣捧招照律乃規例也千秋使等照律傳旨內有到廣寧賣皮云云兩到燕京賣皮之事則出於通事等納招於禁府之辭憲府照律只據傳旨內辭緣故以赦前入啓矣且身有疾病則不得與同僚齊避勢所然也法當相避則不得處置同僚自有前例前啓連啓之事府吏初為來請而旋問故吏則長官無連啓前例云改不為論啓而退俱無可避之嫌掌令李德溫持平柳慶宗執義李德侗持平旣德男大司憲洪湜請並命出仕答曰不允出仕允○壬子○憲府前啓尹洞事金山僉使申景禎前任潭陽時多造竹器刻日責工以為善

事取名之終用刑亦極過酷南邊重鎮決不可付諸此人請 命罷改

允法府律文皆因 傳旨內辭緣而為之照斷今此李馨郁等推考以

通官所供 帝京賣皮一教請改捧 傳旨施行 答曰陞職不為不

可論之不為不過申景禛以竹器善事有何取名刑或出於偶然武人

細行不必責備既在擢用之類不須改之且其父死於國事慙不可言

其子用之可也何必如是論焉李馨郁事允○諫院前啓 啓曰臣等以

判中樞府事尹洞事論列三日未蒙 俞允臣等實未知 聖意之所

在也允有守 陵之功者自 先代有例加之資而尹洞起授正卿則

已足以償其功矣至於本職非勲德並隆之人則不可以輕予苟或輕予

爵位混矣臣等之論在所不已請勿留難亟 命改正 答曰豈不知

不可以輕予惟其有他人所未有之功其苦何可言勿為更論為是○

注書徐景兩馳到成均館分賜黃柑後仍為儒生製述試卷五軸六張

入 啓 傳曰明日大提學提學 命牌科次○未時太白見於地

○癸丑○王世子問 安○諫院 啓曰近因北鄙多警添防替戍之

兵並徵於下三等道雖出於不得已之舉至於嶺南則酷被兵火瘡痍

甫起通計一道完邑無幾而接待 天將裝束舟師役民之事倍蓰於

他道且綿布貿穀多至數百同將來輸運必資於本道民力况賊使連
絡往來事幾情形實有所難測則今茲防戍並徵於本道者似非萬全
之計請下議於廟堂量宜裁處幽谷為驛在嶺下初程素稱殘弊而近
因天將及使命諸將往來絡繹尤極凋瘵將無以收拾其彈壓蘇
殘之責決非秩卑蔭官之所堪察訪鄭而弘請命適差其代以有名
望文官各別擇遣蒞義縣監韓慶元為人庸劣且家在康津地到任之
後專以剝割為事至於馬匹多數徵取公然輸致於其家如此之人不
可一日在官以貽民弊請命罷職其代各別擇遣殷栗縣監金聘齡
為人冗庸政委下吏加以徵斂無藝以致官庫板蕩闔境莫不怨咨請
命罷職答曰依啓○甲寅○傳曰今十二月十二日成均館柑子
賜送命題製述時居首進士李景稷來丙午式年直赴殿試任叔
英等十一人紙筆墨分等論賞○義州府尹具義剛馳啓臣到任之
後令通事朴麟禧以立碑事往稟於鎮江城金遊擊則本月初七日遊擊
差送守堡官及本衙門旗牌官一人于替子島立碑於天使宴廳前
以左至蘭子島右至替子島皆朝鮮地界刻碑面事○午時太白見於
巳地○乙卯○王世子問安○太白見於巳地○殿試讀卷官啓

曰先期督促儒生而 闕門臨閉時無一張製呈何以為之 傳曰所

當預為知委檢飭宮門夜開至為不可斯速督出其中製呈者量捧○

宗廟 官闕營建吉年無如戊申年云雖於一年內為之其年內擇吉

月月宗廟先為開基上樑則實無不專意之嫌矣敢 啓 傳曰先○

丙辰○丁巳○王世子問 安○戊午○憲府 啓曰庶孽許通其事極

重必詳覈公文明白無疑然後乃可許赴今此武科 殿試時李繼曹

托以失火以一紙立案得參榜目駭愕莫甚初試時亦不考出矇然錄

名不無後弊請李繼曹削去當該官罷職 答曰依啓○以崔濂為承

政院左副承旨黃是為右副承旨尹讓為司諫院獻納閔慶基為成均

館直講李士慶為江原道都事禹廷琛為永春縣監吳翊為承政院注

書○己未○王世子問 安○左議政奇自獻左贊成柳根判尹申欽副

提學洪慶臣 啓曰臣等竊念場屋重事設為易書之規者蓋出於

不欲見舉子筆跡以為遠嫌之地且安 實一事尚瑞院官負聽承旨

分付而為之臣等令尚瑞院官負改書慶仔細安 實臣等則不敢取

見一張至於科次之際朱草雖或有誤書落字之處亦不敢如前日取

考本草矣今聞試卷本草有異筆挾書而不為安 實云此則臣等固

不得知之但於皮封與試卷朱草勘合之時略不致疑不為更查而入
啓臣等不察之失大矣極為惶恐待罪 答曰此非試官所知乃是差

備官中所為出於意外之事宜勿為待罪○諫院 啓曰正言趙澂以

伏見武科殿試 命官 啓辭保人李繼曾已軍功許通云而公文

見失乃呈訴本官推閱而出立案云云又趙得智趙得禮俱是前郡守

趙光瑛之子而初試入 啓榜目趙得智之下本與居誤書云云臣以

二所監試官正書唱准之際未及致察致令誤書入 啓已不免所失

况許通之事極重而一紙立案得察榜目至於舉子削去該官罷職則

當初初試赴舉之日不能糾察之失臣亦有之引繼而退庶孽許通實

是重事只以本官立案難以許赴而不為查覈 啓稟至於察榜趙得

智趙得禮兄弟本與居錄名單子及草榜中俱以本楊州居海州書之

而出榜之時趙得智以本平壤居京誤書入 啓此專由於試官不為詳

察而然也監試官亦難免不察之失正言趙澂請 命遠差頃者武科

初試二所舉子趙得智趙得禮兄弟本貫居住錄名單子及草榜中俱

以本楊州居海州書之而出榜時趙得智以本平壤居京書 啓且李

繼曾許通公文不為查覈 啓稟而只以本官立案至於察榜不小科

舉重事如是錯誤踈漏其不察之失大矣二所初試試官請 命推考

答曰允○憲府 啓曰持平閔德男以武科 殿試 命官 啓辭舉

子朴有燁之燁字及本義昌之義字初試榜目以燁與儀字誤書故改

書云當初一呀出榜之時考其錄名單子則義昌之義字以儀字書填

故據其單子直書其燁字則書出草榜之後正書時誤從一邊而唱准

之際未及致察不小 國試錯誤至此臣以監試官亦不無所失引燁而

退監試官於試圍諸事只糾檢而已至於書榜考准之事則非呀于與於

其間况換書字遠初非大段錯誤而且錄名單子舉子自為誤書則亦

非其所知別無可避之嫌請 命出仕 答曰允○午時太白見於已地

○庚申○憲府 啓曰科舉之事至極極重舉子試卷為差備官者雖

一字一語固難可增亦難可減况 殿庭 天威咫尺之地乎今此朴

興立試卷中至於三處按書此雖非舉子之所能知此而仍存極為苟

且朴興立請 命削榜差備官亦依律定罪 殿試諸事承旨專掌而

不能詳慎照察以致試卷中或有點改處不為安 實極為駭愕色承

旨請 命適差尚瑞院官負不謹之罪尤不可不懲亦 命罷職 答

曰允承旨推考削榜事徐當發落○諫院 啓曰近來塲屋之間多有不

嚴之事隨規推治者非止一二而今此文科 殿試時差備官於舉子

試卷之中朱墨筆挾書至於三處極為駭愕差備官等既已拿鞫終當

依律定罪則參榜之人不可仍存朴興立請 命削去榜目 殿試時

內庭之事承旨專掌檢榜而今此文科 殿試舉子試卷之中以朱墨

筆挾書者至於三處而出榜之時專不查檢其他試卷不為安 寶慶

亦多有之其不察之失甚矣 殿試入參承旨請 命推考 答曰允○

午時太白見於巳地○辛酉○王世子問 安○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司諫柳永謹來 啓曰大司諫崔天健引嫌而退上端見老母病苦他無

看護之人則留調數日未易前來勢所然也別無可避之嫌大司諫崔

天健請 命出仕 答曰依啓○右副承旨黃是以禮曹言 啓曰削榜事

令禮曹議大臣以 啓事 傳教矣議于大臣則完平府院君李元翼

左議政奇自獻右議政沈喜壽以為削之為當伏惟 上裁鰲城府院

君李恒福以為事在收卷之後則罪由執事似難必其舉子之與知然

場屋至嚴既露私奸削之為宜伏惟 上裁領議政柳永慶以為差備

官所為極為無謂參榜之人恐難仍存伏惟 上裁 傳曰知○午時
太白見於巳地○傳曰削榜事依所啓咨于兩司○壬戌○諫院 啓

曰持平閔德男以誤書舉子名字所失非細而不為再避矇然就職昏
謬甚矣大司憲洪湜掌令閔汝任持平柳慶宗以閔德男處置時以一
字邊換書非大段錯誤故 啓請出仕矣今見再避之辭臣等亦何敢
自長已見若無所失者然乎掌令李德溫以閔德男避嫌時賤疾在家
見簡通即書謹悉以送不可在職並引嫌而退一字註誤固非大錯而
以監試官似有未及致察之失字邊換書元非大段之事故以輕邊臺
諫為未穩而 啓請出仕或書謹悉者別無所失請持平閔德男邊差
大司憲洪湜掌令閔汝任李德溫持平柳慶宗請 命出仕常時場屋
考閱只據易書朱草而本草無參見之事試官不為與知故頃日殿
試差備官等於本草中爭相添補爰改無知妄作有同戲劇非但削料
試卷至於落幅本草亦多異筆添書之處外言謄播若果如此尤為駭
愕落幅本草請令該官一一查察處置以杜後弊 答曰允大抵無無
故而添書之理落幅休紙不必考閱外言亦難盡信○憲府 啓曰專
掌 殿庭之事而入 啓試卷三處挾書至於諸試卷亦多有點改不
安審處而皆未照察不可尋常推考而止色承旨請 亟命遞差武科
一所別試初試時舉子之名換書其邊而不為致察請試官並 命推

考 答曰凡不須遮差○右副承旨黃是以義禁府言 啓曰朴興立

試卷中朱墨筆挾書之事鄭造大槩承服故昨日回 啓中此是一人

之事張彥忱安錫金終男權濟洪翼俊等刑推曖昧事 啓稟只鄭造

刑推 啓請而此公事已為 允下則鄭造當為刑推張彥忱等五人

則別無所犯何以為之敢 稟 傳曰造雖似承服其辭詐譎有若納

供於癡人前時未直招此人等似難經放造依啓下先為刑推鞫其所

以得其情狀後慶之斯為獄體然彥忱等放送亦可矣○以權禧為戶

曹參判李好義為司憲府執義閔慶基為司憲府持平尹晔為侍諫

院司書○癸亥○午時太白見於巳地○甲子○成宗康靖大王忌辰

安順王后忌辰○乙丑○王世子問 安○放別試 殿試榜于 行

宮闕庭賜幼學李殷老等十二人文科及第出身奉事趙得智等一百

八十九人武科及第出身有差○丙寅○憲府 啓曰今日望 闕禮

習儀時監察康昱使其下人偃然挾席隨後 御幕排設至近之地事

體極為駭愕請 命推考頃日文臣試射時典籍金大來病不進察而

非但懸錄其名至於並書其分數駭愕莫其請試官推考差備官罷職

昨日 殿試唱榜時百官入庭之後良久不為呼唱行禮重事不察莫

甚請當該禮貌官推考 答曰依啓○以備忘記 傳于同副承旨柳

澗曰 璿源錄草萬機多事雖不能詳悉見之粗為披閱則誤處非一
故書下如左若其所未及知者則雖或誤錯有大於此者無從知之矣
大抵 璿源玉牒傳之萬世一或誤書失實關係非輕勿以速成為意
惟以無錯為期鎮安大君以鎮安大王書之懷安大君之子曾見一書
其若為孟宗而以孟衆書之廣平大君不書未知其故錦原君名嶠而
以嶠書之鳳城君名峴而以峴書之清平尉以清州尉書之交城都正
名善而以善賢書之賢即其弟之名今合而書之順和君之女名桂餘
而以桂兒書之高嶺之本大宛云嶺得非高嶸之兄弟乎嶸於平日登科
曾見其本為大元知其為獐種今大宛云則是必誤書或有其以大宛
即西域國名其先之來自西極未可知也然年久之事容或錯謔更覈
不妨夫婦人倫之始於此而有不謹焉則倫紀滅矣車天輅一姦細之
人也諉以其妻見汚於倭賊不以聞于有司擅行易置娶他人女以為
妻今於 璿源錄以妻書之是教人黜其妻有妻而娶妻也若後人效
之托言妻有某罪自為改娶則將盡許為妻乎傷風敗俗自此而入道
不立矣若曰不得不黜其妻則上告有司次議門族數其罪而黜之名

正言順於是乎改娶夫誰曰不可天輅視棄其妻如棄弊屣黜妻娶專會不少忌豈非可駭之甚乎議處 璿源錄草一件騰入則後日不無

更考○午時太白見於巳地○丁卯○憲府 啓曰礪山在湖南初面

近來蕩敗尤甚郡守南彥義為人庸拙且多貪鄙之事如此之人不可

付以蘇殘之責請 命罷職其代各別擇遣康津縣監尹是勇到任之

後政委下吏專事侵漁民不堪苦請 命罷職臣等昨以典藉金大來

不密於試射而懸名書畫駭愕莫甚故試官差備官等已謹罷推矣但

此則大來自言故因得以知之此外亦不無如此之弊請令該曹一

查出試射單子次知色吏亦囚禁推治 答曰依啓○午時太白見於

巳地○戊辰○王世子問 安○冬至使李尚信鄭協馳 啓十一月

十四日 皇太子第一子誕生 頒詔天下而 天使翰林院修撰朱

之蕃禮科左給事中梁有年已為 欽差當於明年二月初起身云事

○傳于政院曰政府六曹判書命招○領議政柳水慶左議政奇自獻

右議政沈喜壽 啓曰臣等與六曹堂上 天使接待之事相議則物

力之殫竭人心之急慢未有甚於此時 詔使的於二月初生起程則

日期亦甚遲迫允百接待之事必須急急措置庶無臨時窘束之患取

考前例則自前有 天使先聲與館伴遠接使迎接都監堂上郎廳問

禮官都司迎慰使等官先為差出今亦依此差出使之各察其任為當

且一應接待雜物別分定等事照以前例參以物力詳盡磨鍊行文各

道而如此事急之時則牟利之徒乘時刀蹬物價以此民弊益甚內則

都監外則觀察使嚴加禁斷俾無害民之事為當且進 賀使謝 恩

使將次筭發送咨文方物今各該司預為磨鍊措置使書狀亦令吏

曹急速差出為當且 闕門外設彩棚街橋各門亦結彩以迎乃是

平時前例而壬寅年 天使時以物力蕩然地勢亦狹窄 闕門外不

為設棚唯於街路及外門略為結綵一路各官亦為結綵以迎今亦依

此例為之為當京畿黃海平安一路館舍壬寅 天使過去之後無人

看護今皆破毀不可趁時修繕三道監司處預先知會為當一路及京

中所用驛馬亦當調聚立待令兵曹察而舉行何如 答曰依啓○諫

院 啓曰臣等伏見 備忘記 睿源錄修正為 國家莫重之舉而

設局累年慢不事事疎漏顛錯不一而足已為駭愕至於車天輅

聖與樂子呂

繼先徇私

借述得參

鬼

私棄本妻敢娶宗室之女傷風敗

年謁

選事覺權先削科而天輅亦被罪

俗毀蔑倫紀揆以 王政自有當處之法所當具由稟斷而公然懸錄

於 璿系之中其循情後法莫此為甚請 璿源錄校正廳堂上推考
有司堂上及次知郎廳並 命罷職車天輅有妻娶妻之事已經 王

府推鞠而尚未有處置之法極為未便請 命該官急速依法處斷海

南為縣素稱難治近來連差武弁民無蘇息之日縣監申暄愚劣尸居

政委下吏請 命罷職其代以文官各別擇遣延曙為驛接連西路自

前以秩高有名望文官差遣意必有在而察訪鄭弘佐性本迂疎昏不

察職當此 詔使臨到之日驛路之責不可付諸此人請 命違差其

代以曾經臺侍有幹局之人各別擇差 答曰凡有司堂上并推考郎

廳則罷職○憲府 啓曰 璿源修正其事至重呀當十分詳慎而今

此入 啓之草註誤甚多其矇不致察極矣請校正前後堂上並推考

郎廳罷職 答曰郎廳則車天輅事次知郎廳罷職○已巳○諫院

啓曰前啓 璿源錄校正廳有司堂上罷職事 答曰何至罷職不

允○憲府 啓曰前 啓璿源錄校正廳前後郎廳罷職事 答曰

可推考罷職過○右承旨宋駿以禮曹言 啓曰自昔聖帝明王之享

國多歷年所者莫非嚴恭寅畏不敢荒寧之所致今我 聖上憂勤惕

厲治民祇懼已至四十年于茲此非但 國朝之所未有實前古呀罕

見之事也 祖宗之垂休錫衍臣民之沐澤含息豈但綸決肌膚而已

哉 本朝 世宗大王三十年羣臣稱慶而 賀逮夫 中宗大王二

十九年羣臣又請援例陳 賀 王世子率百官進宴此皆已行之盛

禮 皇朝寶典亦載 高皇帝二十五年 世宗皇帝三十年四十年

并准禮部 奏請而行之其禮蓋殷其在今日為可闕而不行乎伏願

聖上亟遵 祖宗之典禮以慰臣民之至情不勝幸甚頃者 國事搶

攘逸憂未紓使莫大之禮始茲於今日實為大典大臣之意如此敢

啓 傳曰今與古異不可引不當引之例為此不必為之事○京畿監

司李廷龜馳 啓水原府使李慶濬牒呈內今月二十二日初更時天

上南末有赤氣一道光如火焰狀如匹練或經天或半天俄而又有一

道繼起其狀如初三更乃滅而焰光所燭之處明若微月之色變異非

常事○以韓德遠為漢城府左尹李忠養為侍講院文學趙濺為弘文

館副校理申光立為司諫院正言任究為禮曹佐郎李植立為兵曹佐

郎李揚為兵曹佐郎李殷老為司憲府監察

(B)
732.55
4724
[v.14]
no.105
0194383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六年四月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靈業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4]

no.105